

山東女俠

下集



第二十一回 吳會元請開高捷 柳夫人屏後相攸

話說前回，吳瑞麟在世相門房，談那仕宦四要，爲作官的秘寶，門公處有個抄本，請瑞麟携回練習，瑞麟十分感激，告辭出門上車，又到錢公館，投上名帖，裏邊一聲說請，瑞麟整衣而進，到了花廳，虞山立起相迎，瑞麟搶步向前叩拜，虞山還叩，起的身來，讓升木炕，瑞麟不敢，竟走至旁邊椅前而立，虞山笑道，老夫同你尊人是同盟兄弟，你係姪輩，自然是世誼要緊，與上司屬員不同，不妨炕上坐了好談，瑞麟只得尊命就坐，家人獻上茶來，虞山親手送過，瑞麟亦卽回敬，虞山說道，昔與令尊一別，不意竟成千古，又值國家易姓，道路梗塞，以致音問久疎，令堂可還康健，瑞麟道，承老伯記掛，家母精神尙好，小姪來時，家母還吩咐給老伯請安，虞山道，這却不敢當，府上現在可還是住在金陵嗎，瑞麟答應道是，虞山又道，前六年曾聽得劉祖六說過，寶姪穎悟異常，必非凡品，今果然矣，（照應上文求親之事）去年見江南闌舞，寶姪佳作，真如敲金戛玉，真

不愧爲多士之冠，貴老師是何人，瑞麟道，係江西魏冰叔先生，虞山道，可是易堂諸子中的魏禧麼，瑞麟道是，虞山笑曰，怪不得賢姪鬧暈凌厲雄健，有似易堂諸子也，今科總裁，已派世榮世中堂，老夫爲副，賢姪試卷上定個暗號，老夫當極力維持，瑞麟連忙站起，請了個安，說道，全靠老伯栽培，小姪想來，這個暗號，怕人看破，就用不勾股爲記可好，虞山點頭道便的，好在世中堂與老父交情甚厚，賢姪切名，包在老父身上便了，瑞麟又是道謝，發略談了幾句閒話，他是剛在相府領過教的，便不取久坐，起身告辭，虞山送出中門，瑞麟往旁邊一站，虞山步步說道，恕不遠送了，瑞麟應道不敢，候虞山回身，瑞麟走出大門，上車回寓，初四日錄科，初五日就遷至東長安門故宅，並邀陳方回寓，到了正場，瑞麟試卷本來可觀，再加以關節，竟中了會元，有世榮的權勢，錢謙益的文名，並無一人敢負屈的，到了覆試，有虞山吹噓關照，更是易了，過了場期，這才拜座師，房師，會同年，早有一般同鄉京官，見係世中堂錢尚書得意門生，又係部會轉

元，那有不巴結的，均紛紛道府道喜，送賀禮，請酒席，鬧個不休，（世襲炎涼，令人可歎，非巴結會元，乃恭維宰相尙書耳，且說那錢虞山，當日娶了柳如是，生下一女，小字弱蘭，錢公以愛柳之故，愈愛其女，真不亞掌上之珠，自五歲便親自教授，八歲上劉正宗曾代，瑞麟作伐，柳夫人嫌其式微之族，不肯應許，今已長成十四歲矣，真有夷光西施之貌，文姬道蘊之才，艷名早播於都下，只以柳夫人擇婿太酷，故尙待字閨中，當瑞麟初次拜謁之時，虞山卽向柳盛稱瑞麟才貌，意欲重續前緣，柳不爲動，既會榜揭曉，虞山極怨柳位置太高，失茲快婿，柳意稍回，囑虞山設筵邀請前來，並邀劉正宗，與得意門生孔範規號中矩，現爲寶源局大使者，兩人作陪，虞山承其意旨，便寫了三副請帖，差人去請，到了次日，劉正宗先到，吳瑞麟次到，直至上燈時候，孔中矩才到，虞山詢其來遲之故，中矩回道，現在市面銀價日見其低，旗兵口糧不敷養贍，戶部奏請，寶源寶泉兩局，除正工外，再加夜工鼓鑄，以救市面，連日忙得不得了，老師呼喚，不

敢不來，但不能終陪矣，（卽此可見仕宦習氣，局內奉旨，加夜工鼓鑄，何等要緊，尙不得不抽空應酬，可笑可笑）說定，遂與劉正宗相見，又與瑞麟作揖說道，這是新科會元公慶，瑞麟連稱不敢，學生乃是後進，大人不可過謙，中知道，不日就要殿試，將來殿撰必無傍人，天子門生，何人敢僭，不要大人大人的，教人難過，瑞麟道，朝廷莫如爵，詎敢放肆，劉正宗笑道，中矩稱會元公也是，瑞麟稱大人更是，但今日之會，非在廟堂，乃是私讌，太宰本是請門生，命兄弟作陪，你二位既係同門，便不好客氣，兄弟同瑞麟原是世兄弟，更無別說，揆兄弟看來，大家俱密稱號，無拘無束，豈不是好，虞山接着說，到底是禪六說話直爽，令人痛快，就是這樣說罷，兩個再講儀注，罰酒三杯，於是吩咐家人擺下席面，虞山要送配，劉正宗道，方才說過，私讌不儀注，主人翁倒先犯令了，還是不拘的好，虞山道，如此就請閣下首坐，禪六道，這却使不得，學生原是陪客，斷無陪客僭居首座之理，便向着瑞麟說道，老弟這可說不了，你今日是專客，請就坐罷，

瑞麟那裏肯坐，定要割齒，虞山道：「賢姪今朝是頭一次會晤，自然不能割齒，下次再會一定是割齒了，瑞麟見推讓不過，只得告罪坐了首席，劉禮六陪坐，孔中矩末座相陪，虞山坐了主位，酒過三巡，殺登五筵，虞山有意試瑞麟的才學，便同他談論一回經傳子史，無不應對如流，又與論及時古文字，更覺議論卓越，喜的虞山讚不絕口，劉孔亦是暗暗稱奇，虞山遂說道：「怪不得六年前，同禮六提起府上的事，禮六就稱讚賢姪才如班馬，其時老夫猶未深信，今日始知其言不謬也。」（找上文劉通信題親，開去生身八字）賢姪年方弱冠，而學如老宿，雖說是魏冰叔循循善誘，然非天授，亦安能如是，令尊大人，可爲有後矣，剛才說至這裏，聽得屏後有環佩之聲，向裏去了，適逢庖人上菜，虞山便讓衆人吃菜，也就不再談了，（考試者亦退休，勿庸覆考矣）及至吃完點心，孔中矩告退，說道局中事忙，不能終陪，恕罪恕罪，虞山也不便強留，送至廳門，任其自去，三人回來，又談了一回殿試的話，瑞麟力求栽培，虞山還是滿口應承，少時席散，兩人辭

退，虞山送出大門而別。劉吳兩人，分道各回不題。單說虞山回到上房，見了柳如是笑道：「今天場中得與這末試卷，我這個老房官，是已經薦了，但不識主考大人，肯中否？」柳亦笑道：「既是老先生薦舉，本院敢不遵命，但是他少年多才，家計富饒，恐已早定婚姻，如何是好？」虞山道：「明天見了劉禪六，就託他偵探偵探便了。」一夜無話，次日早朝，虞山同劉正宗相會，便將昨日柳夫人屏後竊聽，願尋舊盟的話，說了一遍，劉惘然曰：「事已遲矣，他早已婚娶，此次來京，便帶着家眷，所以將舊時京宅棄回，預備場後去迎接兩位老太太。到京供職的，這門親戚，做不成了。」虞山聽罷，半晌無言。遂又問道：「他的夫人，不知是何等門第？」劉云：「聞吳徵說過，係莊農人家，前明曾做過武官，無甚名望。」虞山道：「愚兄聞人多矣，如此童年舊事，真正少見，這都是小妾見淺，不聽老弟的良言，誤了這門親事，愚兄實在愛莫能釋，老弟可有甚麼妙策，成全這頭親事？」愚兄誓當重報，劉低頭良久，笑道：「倒有一法，可以能成，但終是他婚娶在先，名分有礙，

虞山問道，有何妙策，劉曰，六年前學生曾寄信與師母，說過這門親事，將瑞麟的八字開來，他的回信，是滿口應承，後來如夫人不允，學生也不好回覆，至今原信尚在，何不就此信爲主，說當日親事已允，只是未曾下聘，算是我們親事在前，有原信爲證，斷難改悔，惟他婚娶在先，聲名終有先後，不甚妥當，請與如夫人商議妥叶，再察今媛是何意見，果行不遲，萬不可冒昧，致一誤再誤也，虞山聽罷，甚以爲然，說道，愚兄回去同小妾商量，教他體察女兒的志向，如他母女與愚兄意見相同，那時就煩老弟費心便了，兩人議定，各歸府第，虞山到家，便與柳氏說了，柳氏性情，自來愛才如命，正在悔恨自己不該小見，誤了女兒，這樣快婿，被人奪去，心裏如何受的，便說道，他雖已婚娶，總是我家提親在先，有他母親的信，合他的八字爲憑，媒人爲證，爲今之計，將錯就錯，問他個停妻再娶的罪名，囑劉禮六就中轉灣，教他這個妻室將正房讓出，退居側室，就算了事，不然奏明天子，敕下禮部議處，諒吳振宗少不更事，必然受我劫制，其妻係莊農

出身，村姑野婦，有何能爲，敢與我抵抗而不退避三舍的麼，（柳如是這個主意，若待別人，真是無可如何，足見專制時代，壓力之重。恃勢凌人，尙有天日耶）虞山忙攔道，你且不要大言不慚，這個計策，那裏使得，他父親也是舊朝兵部尙書，極有權勢，門生故吏，入新朝發跡者，不知凡幾，卽以他本身而論，勢力也就可觀了，鄉試座師福海，係今上至戚，極邀殊寵，聞他係福老頭子的得意門生，他來京頭一天，就暗謁世中堂投信，所以會試中元，並非吾的力量，乃中堂受福海之託耳，你想他有這樣靠山，可受壓制麼，況他少年心性，萬一決裂，豈不是自惹其禍麼，且他父親是劉禱六的恩師，禱六也必不肯助我被入笑罵，我籌之熟矣，你去探探女兒的口氣，不願則已，如願做親，只有辦一個兩不相下罷，但兩不相下，猶非我去求世中堂主持不可，柳如是聽罷，也覺有理，便起身向弱蘭綉房而來，正是，參明知感標梅否，好向堂前設雀屏，欲知後事，且觀下回。

遇安主人評曰，錢牧齋在清初文名極盛，所以有副總裁之命，雖是世榮爲正，然取士之依賴於彼，不問而知，故云，賢姪功名，包在老夫身上，其自負口聲，活現紙上，全不思國家求才，何等鄭重之事，而乃由其遂便送情，以國家之爵，作自己私禮，真是喪心病狂也，副總裁如是，而正總裁亦復如是，白屋彥士，尙有望哉。

吳瑞麟本來有才再加以正副總裁關節，中會元乃意中事耳，況中堂尙書，權勢文名赫赫，諒也無人大胆抱怨，縱然抱怨，也無可如何，故曰並無一人敢負屈，細思傳中下這個敢字，意味深長，頗耐咀嚼，解元非不榮耀，而瑞麟來京，並無同鄉京官與之來往，豈中了會元，僅進一階，便足以傾動一時，紛紛道賀，納交恐後，有是理乎，蓋衆人眼中，本不以聯元爲重，趨之若鶩者，只以中堂太宰耳，世態炎涼，古今一轍。

柳如是爲女中豪俠，猶不免染於習俗，以式微之族，不肯聯姻則可，已知其

有才貌矣，而猶不可，必待會榜揭曉，名標榜首，始動厥心，頓失當年慷慨之態度，其卑俗之見，勢利之心，殆為虞山所薰猶歟。

孔範規號中矩者，顯係外圓中方之象，職為寶源局大使，特非孔方兄耶，有其人乎，無其人乎，觀其為虞山得意門生，必有其人無疑。

虞山聽說瑞麟已娶，半晌無言，才問娶的是何等門第，便有賴婚之心，及柳氏說出要用壓力，強奪正房却又說使不得的一切緣由，怕自惹其禍，最後方說出探探女兒口氣，不願則已，如願，只求平等足矣，且求平等，猶非中堂之力不可，設若所望不遂，縱處以偏房，彼亦將樂從乎，總之二臣喪節，何事不可為也，文人無行，為之一歎。

第二十二回

錢謙益傾心求快婿

寶玉虹慷慨憊夫君

話說柳夫人聽了虞山之言，起身來至弱蘭綉房，早被伺候小姐的雙月聽見，說道，太太來了，弱蘭叫哥，連忙迎出，柳夫人進房就座。弱蘭施禮，夫人道，我兒少禮，坐了講話，弱蘭坐在一傍，柳夫人向桌上一看，見他方在那裏批點會，蠟丹鉛滿案，夫人微開一閱，正是會元吳振宗的試卷，早已密圈到底，頂批傍批，淋漓盡致，夫人已知其愛才，便假意說道，我兒看此文如何，弱蘭道，秀骨天成，謫仙才也，夫人道，前天你爹爹請他吃酒，為娘的在屏後窺覷，不但才高，貌豫亦自出衆，年方十六，貌如冠玉，揖讓吐屬，無一不風雅宜人，但有一樣，未脫孩子氣象，聞說世中堂，有位千金，年方及笄，中堂愛才，願同他結婚，詎料他已婚娶，中堂命人授意，教他出退前妻，招贅相府，中堂情願保他的功名，誰知他竟不肯從，得罪了中堂，只怕殿試未必有分，你爹爹合劉大人，極力相勸，總是勸不醒他，這不是孩子氣嗎，弱蘭道，如此看來，可稱得品學兼優

了，昔光武欲以湖陽公主下嫁宋弘，諷其出妻，弘對以糟糠之妻不下堂，帝不能屈，以其義也，君臣且不能滅其義氣，況宰相乎，世中堂既愛之矣，欲贊則豈贊之，又何必爭此區區之虛名，欲陷人於不義乎，這一席話，小姐係無心之言，柳夫人聽了，知其心已嚮往，亦即不向下講了，又說了幾句閒話，便回轉上房，見了虞山，把方才的話，告訴了一遍，虞山大喜，笑曰，倒底我的女兒，凡事達觀，（達觀係男子胸襟，未聞女兒也可以達觀者，此老利令致昏矣，可笑）遂據書案，寫了一封書信，託劉正宗成全這門親事，只要事成，勿須爭競偏正，劉正宗接了書信，不敢怠慢，便至吳府來訪瑞麟，瑞麟急急請入客廳，坐定獻茶，茶罷，瑞麟問曰，大人光降，蓬蓽生輝，未識有何見教，劉笑曰，賢弟初登仕版，便染了這個官場俗套，前天在錢府曾說不准鬧官派，只論私情，你我世兄弟，就非泛泛，從今只以兄弟相稱，倒顯的親熱一些，瑞麟道，只覺雲泥分隔，不敢放肆，既是大哥略分言情，小弟遵命便了，大哥今日想是公事閒暇，何不在此小酌

呢，劉正宗應道，甚好甚好，但不要多人，且不要多菜，兄弟們可以暢敘暢叙，瑞麟吩咐吳徵，到廚房挑四樣新鮮小菜，打開一罇南酒，也不要多人侍候，只用司書一人，在此給使，少時擺上殺酒，二人對酌，劉正宗說道，聞得賢弟妹，隨來京師，現在南北大道，草寇橫行，賢弟赴試，何必攜帶家眷，師母可也放心麼，瑞麟因寶二東係綠林之豪，早同吳徵議好，說寶玉虹是在家娶的，因有仙傳武技，故一同來京，日前劉正宗已經問過吳徵，吳徵就是如此回答，今又當面問及，瑞麟只得照舊說了一遍，正宗道，如此說來，令岳定是前朝的宿將了，瑞麟道，雖曾做過武官，但是位居末寮，並無聲名，賤內的工夫，是一位雲遊老尼教的，幸而仗着劍術，纔保得兄弟到京，不然性命且將不保，還講甚麼功名呢，正宗道，六年前，愚兄曾函稟師母，代賢弟作伐，與錢牧齋的小姐聯姻，蒙師母應允，將賢弟八字寄來，吩咐愚兄撮合，彼時牧齋已允，惟以兩人俱在幼稚，勿須急急，故未下聘，愚兄亦因公事忙亂，以致遲於覆信，為何師母竟背盟另娶，前

天鏡公問起，教愚兄真無言回答，賢弟可會聽的說過這件事情沒有，瑞麟聽罷，自付道，這一定是錢虞山見我中會，又想着要做親，差也來說，見我已經娶妻，不好張口，倒拿我的錯，好下說詞的，遂說道，兄弟這門親事，係去年成的，未成之先，家母向兄弟說過，當年大哥曾代弟題親，開過幾道，候了四年之久，並無回信，諒以兄弟式微之族，未便高攀，此後家母又以宗祧爲重，所以纔結了這門親戚，兩邊均無成說，又未下品，何得謂之背盟也，（瑞麟頗善詞令，出言不抗不卑，極近人情，駁背盟二字，更是義正詞嚴）況不射雀屏於太宰之堂，而甘坦腹於農人之舍，豈人情乎，請大哥善爲我辭，弟知感矣，但姻緣有分，無可挽回，恨不相逢未嫁時，可爲弟詠也，正宗被瑞麟一席話，說的竟無言回答，遲了一回，囁嚅而言曰，看渠之意思，愛才心切，也不在偏正上爭執，賢弟似不宜過拒，有傷世誼之情，瑞麟聽了此言，心中倒有點活動，蓋到京以後，也聽得有人傳說錢小姐的艷名，只是懼怕玉虹，不敢忘想，正宗見他遲疑，知其心動，又說

道，弟妹既是劍客，必有俠氣，望賢弟以情求之，諒不作獅子吼也，這門親事有成，賢弟的前程不可限量，不然，殿試場中，恐有未便，愚兄與賢弟世誼關心，故敢直進忠告，望賢弟熟思之，愚兄暫時告退，翌日再聽回信便了，說罷，起身告辭，瑞麟送出大門，登輿而去，瑞麟回至上房，悶悶無話，竇夫人問道，適纔劉大人來爲的何事，怎麼相公悶悶不樂呢，瑞麟道，閒坐而已，下官留他吃了幾杯酒，想是吃的多了，覺得心中不甚舒暢，夫人笑道，怕不是酒多，是與酒爲鄰的多了罷，瑞麟一楞說道，誠有之，夫人如何曉得，夫人道，映月聽得司書說，工部尙書劉大人在客廳吃酒，這丫頭沒見過世面，不曉得大人有多長多粗，偷着去看，當碰着劉公講說錢府提親的話，竇婆婆被盟另變，後來相公同他質辯，他又說如能允親，相公功名有餘，不然恐殿試有變，映月回來對妾身說了，妾身正在這裏參量此事，所以知道相公悶悶必因此耳，到底是怎麼的一件事情，要是果真背盟，萬使不得，若說他是堂堂太宰，就是平民，也難以爲情，相公不要作

難，妾身情願讓出正室，退居偏房，瑞麟道，夫人不要多疑，下官非蔡伯喈之流，富貴我自有，決不肯依附權門，作不義之事也，夫人道，相公心胸難道設還信不過去嗎，然亦要從長計較，方無後悔，究竟他這親事，是定與未定呢，瑞麟便將十歲的時節，劉正宗如何寫信題媒，開生身八字，於今六年，並無回信的話，說了一遍，又說道，這分明是柳如是嫌我無勢，錢尙書也不敢作主，故劉世兄不好回音，現在見我連捷，又想追尋曩時的舊約，不好啓口，只好賴我背盟，下官不材，斷不肯受其挾制，若說殿試係天子親臨，還有世中堂照臨，縱然予奪由他，也不過破着這個詞林不要便了，還有甚變罪名不成，夫人說道，相公差矣，識事務者，稱曰俊傑，既在勢利場中，也不可過於任情，自尋苦惱，據妾之見，他既不爭偏正，也算自知禮虧，相公倒可以應承，但須稟過婆母，俟殿試後擇吉完姻，妾與他叙齒相稱，絕不妄自尊大，致生勃谿，此係爲相公功名起見，並無別意，請勿猶豫可也，瑞麟見寶夫人磊磊落落，不禁感激說道，夫人厚情，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教處處費機心，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遇安主人評曰，柳如是至女兒綉房，本是來探口氣，見女兒正在那裏批墨新會元關墨，密圈到底，淋漓盡致，其傾倒之心，不問可知，乃偏又問其文章優劣，則曰，秀骨天成，謫仙之材也，是其愛慕之情，已達極點矣，可見佳人憐才，自古皆然，假令處於雙文之地，也未免以待月西廂爲達觀也。

劉正宗接了虞山書信，便不敢稍遲，急赴吳府執紉，只願向權門討好，全不爲世弟愛惜聲名，此等人直無心肝，由此觀之，凡屬二臣，大節已虧，其他不肯行爲，尙可問乎，觀吳瑞麟駁劉正宗之詞，真是有才，說的事理人情，面面俱到，直使游說之士，不能張口，無奈老奸巨滑，詐謀百出，先動之以勢利，復悚之以危言，更與以易作之題目，使不得出我範圍，終墮術中，可謂才足以濟其奸耳。

寶玉虹聽說權門要脅劫婚，於丈夫不利，便慨然相從，毫無妬意，賢哉，不

雜綠林之中，出此廢質，可讚之曰，犁牛之子。

瑞麟初聽虞山題親，何嘗不傾心艷羨，無奈礙於玉虹，不得已正言辭之，故其措詞，十分柔和動聽，迨玉虹慨允再婚，其喜自不待言，所以應允之後，一任媒人作主，毫不攔阻，其情急之態，已活現紙上矣。

第二十三

天官府千金受聘

保和殿吉士掄元

話說錢虞山與劉正宗，在書房商議下聘的事情，虞山是愈速愈妙，其時正是晴和天氣，正宗便取一本歷書一看，說道，後天正是浴佛佳日，又是黃道，就用後天罷，虞山接過一看，點頭道，甚好甚好，正宗遂寫了一個說片，言與前途議就，後天黃道上吉，行傳束禮，差人送至吳府，瑞麟接到，發給回帖，也寫了幾句，是來示已悉，謹遵備辦矣，晚間無事，尚祈惠臨指教爲叩，來人拿了回帖歸去不題，瑞麟打發來人去後，走至上房，把來信與玉虹看過，玉虹笑道，恭喜了，洞房花燭，金榜題名，人生樂事，相公一朝而兼得之，艷福真是不淺，瑞麟道，這都是夫人栽培，下官何敢忘德，說罷，兩人相視而笑，到不上燈時候，司書上來回道，劉大人便衣拜會，瑞麟吩咐請進，司書退出，瑞麟急至書房，只見劉正宗從外走進，瑞麟迎出門外，說道，有勞大哥往返，何以爲報，正宗笑道，賢弟不必過謙，六年前受師母慈命，今日始得當以報也，愚兄已將賢弟的話，向虞山說

遇，下聘之事，係憑兄代主，只是師母不在跟前，怕聘禮菲薄，虞山說是實交做親，何在禮物，只須點到即可，已定於後天傳柬，吾弟可將禮柬寫好，只用花粉數事相陪，外用兩罇南酒，兩雙花鵝，用禮梳裝好，送去就得了，瑞麟道，雖如此說，但是堂堂天官小姐行聘，礙難過於簡略，弟已與拙荆議好，用珠冠一頂，七品蟒衣宮裙，霞帔披肩全副，珠翠首飾兩套，嵌寶石金手鐲兩副，玻璃底翡翠鐲兩副，鑲鑽戒指四對，大紅貢緞四疋，五彩蜀錦四疋，紹酒四罇，花鵝一對，如此辦法可使得嗎，一邊說着，便把禮單草底，遞與正宗說道，不合之處，還求大哥更正，正宗接來一看，說道，甚好，就是如此寫罷，正宗坐了一回，也就去了，瑞麟當晚即把敬求金諾的婚啓並禮單，親手寫訖，次早玉虹將禮單所載之物，預備齊楚，到了初八日，正宗下了衙門，便至吳府道喜，看着裝好禮物，又到錢府道喜，虞山這日請了許多的客，懸燈結彩，十分熱鬧，停了一回，吳府來了四名管家，兩個

俱是披紅掛彩，押着四抬禮箱，兩個老媽，一人捧着風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同伴遊街，拜罷座師，各人分道回府，接着會同年，拜親友，應酬酒席，一連忙了幾天，這日觀空，同玉虹商議寫家信，差趙貴回家報喜，並稟明錢府這門親事，再修書一封，令趙貴便道至商家林報喜，教玉虹格外另具一稟，與賈二東夫婦請安，兼述錢府要脅做親，女婿不允，自己怕有礙女婿前程，力主聘定的話，暗暗通書，俾免另出口舌，玉虹無不從命，將信寫好，差趙貴即日動身，回南而去，錢府又託劉正宗，催問婚期，瑞麟本欲候家信回來再定，劉正宗一力主持，擇於八月初一日迎娶，光陰易過，武會試又到，瑞麟又忙着託人給陳方通關節，親到安定門外武場，送陳方的考，陳方場內有了人情，高高中了五第之進士，殿試場中，仍仗運動力，殿了探花，狀元係直隸任邱人，榜名邊維翰，榜眼關朝棟，係山西能休人氏，邊維翰係明末米脂縣邊大綬的堂姪，同瑞麟是世交，因着陳方，所以常常見面，頗有感情，（爲後文相邀謀逆伏線）此時瑞麟名望頗重，長安游俠，及羽林少年，莫不負綠納交，文武同年，來往不絕，門前車馬，闐填道路，

大有平原公子之風，（其中未免良莠雜處，少年喜任俠，最是坏事）日用浩繁，盡在福源金店取用，每日互相邀請，不是前門觀劇，就是十條胡同吃酒，這日正是七月初六日，文國華差人打知單，次日在福臨堂請客，邀的頭一位是世中堂的少爺錫貴，邊維翰，陳方，吳振宗，王道明，連主人共是六位，日裏在雙慶園看戲，晚上到福臨堂吃酒，便坐不速，次日吃罷早飯，瑞麟親至陳方那邊，邀他一同出門，陳方恰好吃完早飯，見瑞麟過來，連忙問道，今日景南在福臨堂請客，賢弟到不到，瑞麟笑道，我正來邀大哥同去呢，陳方道，此時尚早，吃幾杯茶不晚，瑞麟道，我叫司書出去打聽，說今天雙慶演兩齣拿手戲，是一捻紅的戲叔鑽鐵塔的黑風帕，不曉的文景南定了座沒定，要是沒定座，去晚了怕定不到，我二早人一點去好，些車已套好，我們一車去罷，陳方這才換了衣服，帶了幾張銀票，二人一同出門上車，司書跨上車轅，一直向雙慶園而來，到了戲園門外，見已車馬闐塞，兩人下了車，緩緩由人叢中換了進去，台上早已開鑼，池子裏全無空

座，兩人向樓上張望，見文宅管家文彬，在左廂樓上欄杆前站着，司書龔高，叫道，老爺來了嗎，文彬聽得，向底下一看，連忙招手喊道，請老爺們這邊來，龔高陳方帶着司書，上了看樓纔進樓門，文彬已在那裏迎接，便引路至下場中的左廂。早望見文國華同龔維翰立起照應，兩人亦至跟前笑言，我兩獨自是來的，甚早，誰知輔臣竟是捷足先登，維翰道，我今早到大棚欄去看一個朋友。龔慶福叫數目，一捻紅鑽鐵塔今天俱露露面，怕的是上座太多，必然擁擠，便與丟下飯碗，就跑來了，我來時主人家還沒到呢，人家就座，堂官泡上茶來，打了手巾把子，龔麟拿過戲單，纔待要看，忽聽有人高聲笑道，你們來的真早。良辰落後了，衆人抬頭一看，原來是王道明到了，四人連忙站起齊聲，德麟落座，其受訓了，明天東道，就是你的，道明一看，說道且慢來，還有錫崇如呢，文國華笑道，你不得援崇如的例，他的公事多呢，邊維翰聽說問道，他有甚麼公事，國華道，你不曉的嗎，維翰發楞，瑞麟插嘴笑道，你別聽他言鬼話，崇如有甚麼公

事，不過是忙着趕姨太太們的衙門罷了，衆人聽說，一齊大笑，這纔彼此讓坐，堂倌泡茶打手巾，自不必說，瑞麟方纔看那戲單，見第四齣是戲叔，一捻紅的潘金蓮，鑲鐵塔的黑風帕是末戲，看台上時，正演着天河配，（點綴七夕）係第二齣，瑞麟說道，本來我們今天來的太早了，再遲兩個鐘頭來剛好，邊維翰又向瑞麟說道，昨天矩卿說世兄的吉期，已定於八月初一，府上的家報來了沒有，伯母來京不來，瑞麟說道，家母暫時不得來京，趙貴至今未回，兄弟正在着急，一則喜期臨近，再則財政支絀，若再遲十天不到，只得另想法子了，正在閒談，忽聽的樓下一陣亂嚷閃閃閃，衆人吃了一驚，正是，槐樞邊雲饒推起，楚琴煮鷓動喧聲，未知因何喧嚷，且看下回分解。

遇安主人評曰，劉正宗做媒，純乎是爲權門鷹犬，毫不念世誼之情，却偏說受師母慈命，六年之久，今始得當以報，似乎是一諾千金，雖六閱寒暑，未敢稍忘，以見向日之不復信，欲得奪以報也，奸人佞口，雖是可恨，而辯才亦自可

愛。

寫聘禮金飾之重，非形容執袴之奢華，乃暗點吳太夫人之教子無方也，賊思瑞麟應試南宮，縱多帶金銀以備費用，又何至帶許多閨房中粧飾耶，幸遇樞門強迫結婚做爲正用，不然，豈不盡作纏頭錦乎。

虞山千方百計，謀得佳婿何啻花子拾金，見了聘禮，向柳夫人誇女婿有才，凡事皆自己主持，並無旁人參贊，將來女兒福氣，勝你數倍其心滿意足之氣，已流露言表，可謂之傳神之筆。

順治年間，科場條例極鬆，故虞山奏請迴避，辭閱卷大臣差者，乃詐謀也，蓋清朝始握漢軸，重在收拾人心，虞山爲海內文宗，本不能聽其辭差，彼原負有舍我其誰之心，始用此欲操故縱之法，肆然上下其手，便無人能訾其短也，老奸巨猾可恨可恨，四月八日行聘，離殿試尙隔二十餘日，其間早該寫信回家，稟明兩母，何至必待狀元及第，發事差回去，雙喜並報也，掩卷思之，其

情有二，一以停妻再娶，不待母命，自知禮虧，無法掩飾，故爾因循遲延，一以擅專習慣，原不以母命爲重耳，其有才無行，已見一斑。

陳方運動而得探花，以少年能元，苟且倖進，殊爲可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友者可不慎歟。

瑞麟少年高第，人人思與納交，乃人之恆情，但瑞麟藉樹聲望，勿論良莠一味廣交，日處於花天酒地之中，雖說官場應酬，也是性之所近。

第二十四回

雙慶園闊少喝鼻煙

福臨堂狀元說笑話

話說瑞麟與邊維翰正在談心，聽的樓下一陣亂嚷，閃開閃開，見池子裏的看戲客人，紛紛亂動，衆人不知何事，急急站起，憑欄而望，見有四個大班，身穿號衣，朝前開路，隨後有二十餘人，俱是急裝打扮，紫花布的褂袴，馬案橋式的草帽，鬆三扣蠅子肚的髮辮，黑紙摺扇，都是披襟當風，露着胸膛，圍繞着一位闊少，身穿香芸紗的褂袴，湖色冰絲縠的長衫，二藍芝麻紗馬褂，腳踏漢文花刺墊鑲鞋，眼上帶着墨面鏡子，手插鷓扇，玻璃全綠琥珀，年約二十餘歲，生的貌如美女搖々擺々，後跟兩個長班，俱是馮子都一流人物，此時樓上樓下的人，男々女々，俱無心看戲，一齊注目於若人之身，其中慕富慕貴，慕勢慕色者，各々出神，直鬧的一園人百感皆生，看官試猜，此人爲誰，（極寫執袴名班之態，以形容乃父之勢利，毫無家教，由子弟任性胡爲也）這正是文探花所請的頭一名闊少，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帶管九門提督事，世中宦的少大人，名錫貴號崇

如的錫大爺，由蔭生起，現官戶部郎中，奉本部奏派，管理三庫事務（又是發財差事，官場之勢利可想）大衆見係錫大爺駕到，急趨樓門迎候，錫貴上的樓來，衆人迎面笑道，我們聽見樓下一嚷，就知道是崇翁駕到，果然不錯，錫貴道，有勞諸位延佇，恕罪恕罪只因庫上，今天收兌平西餉銀，十分囉呢，應解的秤餘，全不照規，稟過堂官，纔模模糊糊的收了，直鬧的一點多鐘，封了庫門，纔得回家，吃了幾口燕窩湯，就急急起來，若不是景南相邀，諸位都是知己，我真不能應酬了，說着大家讓坐，長班取出茶壺，下了菓子，敬堂僧泡茶，又擰了兩把手巾，送過鼻煙碟子，伺候完備，退立一邊，幾十名鏢手，是在樓底下定四座位，各位的管家，均在欄杆邊坐了吃茶，錫貴問道，一捻紅的戲叔，唱過了未有，瑞麟道，下一齣便是，大家方在談論，忽見前場鼓板胡琴，俱已換人，滿園的人均站起觀看，停了一回，但見上場門簾子一動，紅袖微拂，尙未看的真切，忽聽的樓上樓下，一聲齊喊好々々，（京都名脚出場，必要台下喊好，算有面子，采露面

就喊一好，可笑）忽見門簾一啓，一伊員中的潘金蓮，翩若驚鴻，飛至前台，此時台之上下，鴉鵲無聲，只聽得他輕啓珠唇，嚮振歌喉，發了兩句引子道。癡男子假粧喬，世饑涎一縷怎生熬，見其斜瞬秋波，面現十分春色，那一派蕩心動魄的情形，直教鉄漢魂銷，陡然一片叫好聲音，嚷個不休，就連瑞麟等，也情不自禁的拍掌叫絕，一捻紅早已看見這一般人，既聽得他們叫好，精神更增十倍，格外加工摩仿，把眼光不住的向左廂飄來，引的衆人心癢難撓，神魂飄蕩，錫大爺想吸鼻煙，拿起煙壺，照着茶碗裏就倒，飄了一碗的鼻煙，眼裏貪看台上，用手蘸着煙水，向鼻內直噴，也莫明其妙，煙水流出，便用手楷去，已抹的臉上與武大郎差不多了，臺上的潘金蓮，武松，迎兒，俱呈着這燈笑容可掬，大家毫不留意，此時正演到金蓮拿着半杯殘酒，來灌武松，武松不肯飲，錫大爺嘴裏說道，這個僧父，太煞風景，這樣好酒，道不肯喫，嘴裏如此說，心裏似乎是想替他代吃，不知不覺的，端起茶碗就吞，誰知那鼻煙業已泡透，其味難當，喀的一聲，

照着衆人頭上噴去，王道明合邊維翰恰在其前，被他噴了一頭的煙水，文國華回頭欲問，恰好噴嚏又到，噴了一臉，各人急用手揩去，那股煙氣鑽入鼻孔，無一人不噴嚏亂打的，涕淚滂沱，滿臉黃一道黑一道，如鬼卒一般，此時台上的也煞住鑼鼓，呆呆的望着這邊出神，台下的人，也是注目而觀，各人的跟班，急急要了臉水，給各人主子洗沐，瑞麟笑道，今天怪不得上座太多，有三絕的好戲，真是雙慶的特色，文國華問道，只有戲叔黑風帕兩齣，三絕何來，瑞麟道，一捻紅的戲叔，鑲鐵塔的黑風帕，都是絕技，國華道那一絕呢，瑞麟嗟喟的一聲道，還有客串錫大爺的五鬼鬧判呢，說的大家哄堂大笑。錫貴聽了他一眼，說道，魏收輕薄哉，衆人講話的時節，堂倌早將桌子，擦抹乾淨，另換新茶，大家略坐一望，一捻紅卸了妝，來至衆人跟前請安，每人敬了一碗茶，說道，適纔獻醜，倒蒙老爺們認加拍手讚賞，可謂阿其所好了，錫大爺讚道，本來揣摩入化，神情畢肖，不由人不擊節歎賞，瑞麟接口說道，果然是傳神絕技，錫大爺的魂，都被你拘去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滙以多金，囑令奢華，曠愛情形，一何可笑，乃庶母手書訓誨，義正辭嚴，而慈愛之情，全含蓄於言外，誠賢母也，假令太夫人亦復如是，何愁遺孤之不立也，可惜其位卑言高，無補於事，終罹慘禍，傷哉，殆所謂有才無福者歟，魏冰叔前番，臨別告誡弟子之言，字字金石，爲一生分手的節目，此次來書贈言，以名賢相期，諄諄勸勉，已伏永訣預兆，瑞麟得此賢師，而違其訓，終歸於身敗名裂，真可謂自暴自棄也。

寶玉虹每以正言規勸丈夫，而瑞麟每以爲是，似乎有諫行言聽的意味，然終未見翻然改悔者，以其輕薄之性，習慣自然耳，故雖內助有玉虹之賢，未得一毫益處，豈不可惜。

許秀英賣姦，原是要求婚姻的陰謀，其險詐無恥之行，本來可恨，然腹中孽障，誰之種乎，卽不爲秀英謀，能不自惜其骨血耶，瑞麟但以功名爲念，全不以骨血爲重，忍心作此滅絕人道主義，死有餘辜，冤冤相報，不亦宜乎。

山 東 女 俠

第 二 十 五 回

第二十六回 新殿讓完姻窮修靡 老天官嫁女競奢華

話說吳瑞麟把許秀英的密信燒化，起身回轉上房，終覺得作事虧心，悶悶不樂，玉虹道，家信回來，兩位婆々身安，款項業已滙到，老爺何反鬱悶，就像有甚麼心事的一般，瑞麟便支吾道，男婚女嫁，爲人生大事，春間娶夫人的時節，乃是不期而遇，倉卒之間，試期迫促，不告而娶，從權可也，錢府又強迫聯姻，承夫人美意，許爲聘定，仍是未待母命，自維兩母鞠育我一場，婚禮從未及見，今姨老太太手示訓教，先生婉言責備自己覺得做事荒唐，能勿愧悔嗎，（瑞麟本是天資過人聽他誦飾的一片謊言倒像真的一般）玉虹反慰解他一番，道雖如此說，然而非是居心爲之，況此事原因老太太起的根，也算是有母命了，兩人閒談了一回娶親應辦的事，方纔安枕就寢，光陰易過，轉瞬喜期臨邇瑞麟便同玉虹商議請人襄禮，玉虹道，辦喜事的應酬禮節，以及應用的事務，妾一毫不懂，須要請一位老練的女客庖代纔好，況外邊無人主持，陳家伯伯，一則年輕，再者南

北風氣不同，最好是請工部劉大人，同他的太太照料兩天，不曉得他肯與不肯，瑞麟道，不管他肯不肯，明天我先去求求試試，他縱不肯俱來，也須答應一位，頂好是劉太太前來，他住京多年，禮節又熟，歲數又長，外邊還有邊輔臣可以勝任，他自幼在京城生長，人又聰明，這些事情，諒來在行的，但也須我們自己的主意拿定，是要如何辦理，人家只能替你辦理，不能替你主持，玉虹道，這個自然，婆婆信上，吩咐不要苟簡，又湏到這樣巨款，還有別的說法嗎，凡事一概從豐就是了，瑞麟本是好勝，又怕玉虹譏誚他，所以有此一套議論。（夫妻間亦要用假真是乃翁宵子）玉虹那裏留神，竟然一直說出，瑞麟大喜，說道，我去同陳大哥說去，託他去邀輔臣，我自己去求劉大人，候他們前來商議商議，再開單子，說罷，起身走出前院，來見陳方，剛擲角門，聽的喧笑之聲，進門一看，恰好，正是邊維翰同文國華在此閒坐，見了瑞麟，一齊站起說道，纔待叫人去請，竟先惠然肯來，請坐請坐，文國華問道，老同年的喜期將近，一切的事務預備了

嗎，瑞麟回道，正爲此事，適纔同內人計較着一切事情。兄弟夫婦年輕，未從經過必須請幾位大才照料照料，內裏的事，擬欲請劉禪六的夫人照應，外邊的事，想着借重諸位費心，兄弟不知二位在此，正思來同矩卿大哥說，託他代爲邀請，不期而遇，竟覲面懇請了，文國華道，兄弟於婚禮上也是不通，而且人地不宜，輔臣生長在京，本地風光，諒是熟悉，何不拜請他總裁其事，瑞麟便笑向維翰道，就是這麼說罷，請笑心了，維翰道，世交至好，理當効勞，但是兄弟才輕任重，恐負所託，貽笑大方耳，瑞麟見他應允，便起身一揖說，得世兄總理，弟無慮矣，便又向國華說道，至時也要求老同年，並王德峻，大家相幫相幫，國華道，理當理當，怎講到求字，維翰道，世兄的主意，打算怎樣辦法，瑞麟又把老太太來信瀝銀的話，講了一遍，道，既是家母吩咐，斷不能不要點面子，世兄既當總經，就請大才斟酌，兄弟聽命便了，維翰道，今天已經十六，就要動手辦了，再遲怕來不及了，先要到橫房定儀仗，花轎，吹手，怕的是那日太

忙，臨時誤事，再就是叫棚匠搭棚，也得早點動手，至於備辦鋪墊燈彩，定酒席，這些事俱有現成的，勿須急急，瑞麟道，就請將應辦的事件，開一清單，反正遲早總是要辦得甯可早一點落個從容。維翰便走至書案，提筆開了一張單子，遞給瑞麟，衆人齊看，見開首就是橫房，定喜轎，紅綠各一乘，鸞駕全副，清道飛虎飛龍風旗八手，紅黑帽子兩對，劊子手四名，皮鞭一對，銜牌六對，肅清迴避牌兩對，馬上標槍八對，大鼓一個，大鑼一面吹手八名，馬上細樂八名，敕旨印盒，令旂令箭，文武頂馬，豹尾槍，炮手，再看棚匠項下，計開喜棚一座，高五丈，闊四丈，四面花格，五彩懸羅，高約一丈，角燈八對，玻璃燈八對，彩簷彩窻，大門外捲棚一個，用透漏花屏，燈彩如儀，東西轅門，俱用彩架角燈，又酒席項下義源堂飯莊定燕席四翅席三十桌，中桌三十桌，來人伺候出菜，外滿漢全席一桌，謝媒，衆人看罷桌俱讚不愧總理，維翰道，聊舉大概，遺漏現添，國華道，這個單子，大約就得二千餘兩，維翰笑道甚麼，你真是外行，照這單

上，約計總在五千餘金，再加喜賞，並別的用費，非八千銀不彀，嚇的國華陳方，伸出舌頭，半天縮不回去，瑞麟道，非是兄弟好濶，母命不敢違耳，維翰道，世兄斟酌斟酌，就派人去定罷，免得他們做生意的人，見日子急了又想勸捐，瑞麟起身道，暫時失陪，兄弟到後邊招呼他們辦去，衆人道，請便請便，瑞麟出門回轉上房，把單子給玉虹看過，說是邊輔臣同文景南，正在前院，下官請他總理一切，他已慨然應允，就便央他開的這個單子，夫人看是如何，玉虹道，妾也不懂，既是邊老爺開的，不便改動，教他沒了面子，就好照辦罷，瑞麟便教停雲去把吳徵叫上來，將單交了他，教他去定，勿論價錢大小，只要東西好就得了，（奢華之氣如聞其聲）吳徵看罷，說道照這單子，花下來總約五六千兩，且是京都辦喜事。不甚尙浮文，何必耍這許多，瑞麟道，你又是挑眼，這是老太太的主意，邊老爺開的單子，不是我好奢靡哪，（吳徵忠於幼主，犯顏屢諫，不愧義僕，其如幼主，心高志揚，忠言逆耳何，聽其你又是挑眼之言，以見其忍恨久

矣。吳徵不敢再言，擎着單子去了，瑞麟也就走出上房，復來前院，見陳方的房門已鎖，連陳貴也不在家，便喚門上的人問話，回道，陳老爺陪客出門，照應家人道，你老爺問時，就說我們今天有約會。在王寡婦斜街，臥雲軒吃飯，因你老爺有正事，故不曾邀他，瑞麟聽了，復回上房，晚飯之後，帶了兩書，步行來至劉府，因係世交，常來常往，也不用通報，一直走進書房，見正宗在那裏看信，書童一見，便招呼道，吳老爺來了，正宗立起讓坐，說道，喜期已近，賢弟該預備了，瑞麟應道，已差吳徵辦理去了，今天兄弟同拙荆商量，內外事務，均須請人照應，但兄弟並無至近戚友，最關切的，就只大哥一人，大哥公事又多，不曉的可能抽空替兄，料理料理不能，且懇求嫂。總理內政，也要大哥勸駕，正宗道，賢弟喜事，師母不在眼前，愚兄理宜照管，但連日因浙閩海塘奏銷不實，奉旨查辦，公事甚忙，不能如願，好在同年甚多，可以請幾位直隸同年，相幫相幫，內裏的事情，弟妹年輕，就教你嫂。前去商辦可也，瑞麟便謝道，如此就煩

大哥代請，兄弟就不面求了。正宗應諾，瑞麟見他有事，也就告辭回家，同玉虹說明，專候臨臨教請，次日吳徵上本回請，將房價銀議就，京平銀三千二百兩，先付一千定銀，棚差一千四百兩，先付定銀四百，飯莊酒席。木宅右，勿須議價，業已定賬。照單子預備。瑞麟便取出福源摺摺，教他去支銀一千四百兩，各處交銀打定單，又叫各項工匠，修飾房屋，即日興工，遲了兩天。棚匠也就動工，一直忙至二十六日，各工告竣，收拾的裏外煥然一新，除棚工外，所有水木兩作，油漆漆糊，各項工料，統計又費二千餘兩。（極寫奢靡之過）次日邀請襄禮的賓客會齊，男客兩席，女客一席。衣冠輝濟，錯履翩翩，賓主盡歡，各分執事，男客係邊維翰總理庶務，福源掌櫃管理銀錢賬目，陳方管理賀禮，王道明，文國華，並兩位同鄉京官，照應陪客。因酒席係飯莊包辦不請執事，就派吳徵管理，各司各事，井井有條。內宅女客，係劉太太總理，同院福州將軍貴寶的少奶奶，與邊維翰的夫人，迎接新娘，派定之時，已交三鼓，言明次早到差，照應過

嫁妝，大家散去，二十八日頂午起來，內外懸燈結彩賓客陸續齊到，用過早飯，不多時候，妝奩已至門前，四名僕女，俱頂帽靴鞋，披紅插花，四名女僕，全是粉白黛綠，繡花衣裙，也是插花披紅，外邊擡妝奩的夫役，盈街塞巷。管家投上禮單，門口送至書房，瑞麟吩咐送至總理處閱看，邊維翰打開一看，見開列極詳，金玉銀磁珠寶木器錦繡，以十千分類，約面計之，所值不下十萬金，維翰不敢填主，立請主人，並福源掌櫃。商議開賞，據福源概掌意思，議賞四百兩，維翰嫌輕，議八百兩，瑞麟處々好勝說道，何不再添二百，湊個十全富貴呢。如云議定，賞銀千兩，這纔招呼禮物處總管陳方，督率家丁吳徵等，照單點收登簿，核對無訛，回覆總理處發賞，四名管家，俱上去給新姑爺叩喜謝賞，女僕也齊至上房給太太叩喜謝賞，總理處發出鈔票京平銀千兩，領謝全帖一書，來人告退回府，這裏便將嫁妝木器兩堂，一分擺列在喜棚之內，一分擺列中堂其餘奩具，擺在洞房，維翰見嫁妝出來，恐招意外之變，遂拿瑞麟的門生帖子，到世府偕大班

二十名，護院教師十名，以防不虞，籌畫完備，已至定更時候，這纔開席暢飲，因南城的客不得出城，竟作通夜之宴，正是，昨日揚名登帝闕，今朝坦腹在豪門，未知迎娶如何，且聽下回再解。

遇安主人許曰：爲人做了虧心的事，沒有不自愧的，在善人則痛自改悔，以贖前愆。惡人則掩飾遮蓋，巧文其過，甚則諱大談高，強護其短，而天良昧矣，譬如登山，必自卑而高，墮淵必由淺而深也。孟子云：性相近，習相遠，卽此義耳。故重乎教育，最爲要緊。蓋幼稚之身，天性未泯，日以道法善言，灌注其胸髓之中，養成善性，雖稟賦弱薄者，亦可事修厥德，學作善人矣，幼稚失教，爲所惑爲，則習慣自然，愈趨愈下，縱天資聰慧者，其才適足濟其惡耳，如楊時之行爲，卽此類也，自知做事昧盡天良，中心悶々不樂，可不力思挽救，稍贖愆尤，於自身計之，可以入骨肉而重倫紀，亦一過謂之曰不競細行而已，何傷乎，計不出此，而甘作喪盡天良之事，玉虹謂之。反以不告而

取。負鞠育之恩自責，有若孺慕之私，發於天性，似深於正心誠意之學者，以極惡而偷襲至善，是謂有心爲惡者也。

瑞麟生性輕狂，加以太夫人暱愛失教，愈縱其輕薄之性，以致毫無真氣，自己本愛修靡，乃偏諉之於太夫人，不要苟簡。商令玉虹立議，俾有所藉口，一片假意，大有乃父之風，殆種類使然歟。」

邊維翰爲總理其事，先請主人意旨，瑞麟急將母命要好看，並匯巨款的話說了，維翰會意，開單無不從奢，傍觀問之，則曰非八千銀兩不殼，聞者咋舌，亦覺聞所未聞，熟知所匯萬金，猶不敷用耶，而瑞麟處之泰然，可爲奢靡成性矣。

吳忠諫主不宜太奢，是一腔忠義之氣，瑞麟說你又挑眼，是久懷厭惡之心，其不爲屈原放逐者幾希，聖人云，事君數斯辱矣，爲之一痛，虞山最愛柳夫人，弱蘭者，柳出也，故必欲爲之擇佳婿厚粧奩，以悅柳之心，然十萬金遺

山東女供

第六十二回

嫁，從古未聞，濶則濶矣，第不識此項巨款，何自而來，其爲柳當年私蓄纏頭耶，抑虞山改嫁聘金耶，不然，則爲民膏民脂無疑。

俠女真傳

第四十二集

第二十七回

鬧新房惡少浪譚

奏官制權相營私

話說錢宅二十八日過了嫁妝，次日無事，三十日衆賓齊集。安置各處陳設，將所有喜幃喜聯，懸掛喜棚，內外燈綵，俱已掛起。各處派人照應，忙了一天，至晚而散。初一日絕早起身，瑞麟換了狀元公服，補褂朝珠，簪花披紅，玉虹廿六品補服，掛着珠子，虹裙拂地，珠翠滿頭，打扮的如天仙一般，堂燒燈炷爐熱異香，洞房就在上房的對面，房內收拍的錦簇花園，何嘗天宮月府，少時男女賓客，公服而至，先與主人道喜，賓主交相行禮，衣裳楚楚，玉佩瓊々，花燭兩行，笙歌一曲，授科而諧鳳侶，人生之樂事極矣，衆人剛行過賀禮，忽報劉大人到了，要上來行禮，瑞麟急至前廳，道謝搖駕，方欲開席，又是世中堂差兒子錫貴，前來道喜，接着文武同年，同鄉官，紛紛前來，登堂道賀，外邊開了十幾桌酒席，也有在此坐的，也有行過禮就走的，王道明等四人，忙的渾身汗流，直至過午，賀客方稀，總理吩咐齊執事伺候，請新郎上轎親迎，排開儀仗，樂工前

導，向錢府而來，路上看的人山人海，無不嘖嘖稱羨。瑞麟坐在大轎之中，只覺着雲霧裏的，比遊街的時節，更是快活數倍，錢府也是懸燈結綵，詩詠千歸，新郎到了門前住轎，見大門緊閉，長班將門連叩三通，便從轎內取出四錠元寶，用紅紙包好，擺列門前，但聽呀的一聲，大門開放，這本是江南土俗，叫做開門封，原非通禮，因為柳夫人要行此禮，虞山也無可如何，然不免貽笑大方耳，且說大門開處，只見兩位陪賓，俱是蟒袍袖掛，紅頂花翎，出門迎接，新郎下轎，彼此一躬讓進，新郎昂然直入中堂，行過大禮，大賓安座送酒，請新郎入席吃過下馬杯，津舉三爵，禮生唱道，吉時已到，請貴客入室行親迎禮，瑞麟出席，走進後堂，禮生唱禮，叩拜如儀，禮生又唱，請新娘出閣，弱蘭鳳冠霞帔，首罩，紅巾，兩個女賓攙扶，走出堂前，瑞麟朝着新娘，打了三躬，禮新娘做衽新郎與辭，柳夫人親結其褙，堂前上轎，鼓樂齊鳴，發嫁起身，一路上鼓樂喧天，好不光彩，到了大門住轎，貴少奶奶同邊夫人，俱是補服掛珠，繡衣綵裙，滿頭珠

翠，迎接新娘出轎，兩人左右攙扶，走至中庭，香案前立定，禮生唱禮，夫婦同拜天地，又到中堂，拜罷祖先，然後夫婦交拜，送入洞房，新郎親爲揭去紅巾，對面坐飲交杯，即所謂合卺禮，婚儀已罷。新郎出房，新娘坐帳，此時已在上燈時候，女客齊進喜房，來看新娘。滿屋是人，覺得熱氣蒸蒸。劉夫人道，衆位請迴避迴避。天氣過暖，讓新娘休息休息，請外邊的賓客進來看看，好讓新娘更衣，小姐自幼嬌生慣養，那裏受得起這樣辛苦，（所說天熱教衆人迴避却是體貼之至，說是嬌生慣養受不起這樣勞苦乃拍馬屁的話）這個都受不起，少時那樣勞苦嬌生慣養的更受不起了一笑）衆人聞言退出。劉夫人便向跟來的養娘說道，請小姐升升冠。休息休息，男客要上來了，說罷，也飛驟出去了，玉虹連忙答應衆人就座吃茶，剛纔坐定，只見司書上來，給劉太太請了一個安，說家老爺教請太太的示，衆位老爺，要上來闢新房呢。劉太太說，你到外頭，對邊老爺說，闢新房係南方風俗，北地不甚通行，且是錢小姐身體嬌慣，天氣又熱，怕受不起請

踢，請衆位老爺略莊重一點，不可過於談諧，司書應聲道是，回身向前邊去了，劉太太連忙又到洞房，請新娘整衣，立於門側，又教以應酬禮節，急急閃出，早見衆客一擁而進，共有二十餘人，頭一位就是錫貴，其餘無非是同年同鄉，裏禮的賓客，同新郎奉陪在後，進了洞房，齊同新娘一揖，新娘低垂粉頸，斂衽還禮，旁人也不過略爲瞻視，說幾句吉祥的話，惟有錫貴，自己從桌子上端起一把手炤，品頭品腳，甚至掀起湘裙，用手比量繡履，出言猥褻惡諛不休，（惡少習氣令人巨耐）羞的弱蘭滿面飛紅，香汗欲滴，伴嫁娘着急道，請老爺莊重些，尙欲多說，被瑞麟瞅了一眼，就不敢說了。錫貴大笑說道，你倒痛他，教我們莊重，你說錯了，我們就不莊重，也只得流口饑涎罷了，還能真個怎麼樣嗎。你是該求求你們狀元姑老爺，莊重些，省得你們姑太太吃虧，只怕是你費力不討好，你們姑太太怕還計不願意呢，說罷哈哈大笑，（真令人難耐矣真是市井無賴口癖那裏像中堂少爺尤不像郎中大人矣）此時新娘被他鬧的無地自容，滿頭汗流，邊

得了，開恩罷，贖人家受的了，錫貫笑道，又來了一，你這總理，受着你們裏禮的夥計，鬧房的客人，不在此例，你不要越俎言事，討東家的好，嘴裏說着，眼裏望着瑞麟，又道，是月也，反舌無聲，瑞麟低着頭，一聲也不敢哼，怕惹上他的少爺脾氣來，叫人家更下不去，（可見平素與之交交絕是趨炎附勢文國華道，崇翁舌戰群儒，可爲全勝，請收兵罷，天也不早了，我們再到前頭去拈戰罷，你再能全勝，我纔佩服你，錫貫也就借此收場說道，甚好，如此我要去擺擂台呢，設罷，走出洞房，衆人跟隨，向前廳而去，又從新人座，歡呼暢飲，劉夫人命將洞房合歡筵席擺設停當，專等新郎，其時夜已三鼓，猶未見新郎入來，玉虹暗差停雲，前去偷覘，見錫貫少爺正同瑞麟在那裏拈戰，瑞麟連輸了幾拳，已喝的掙扎不住的撐持不住，停雲連忙回稟玉虹，玉虹着急，向劉夫人問計，說賓客惡詭，夜已深了，官人不得脫身，勸新娘呆坐的坐等，如何是好，劉夫人道，那錫貫一片驕矜之氣，最是任性，差人去

請，他必不放，便吩咐把司書叫來，說道，你去暗暗的合文老爺照應一聲，就聽是我的主意。錫大爺儘着鬧酒，怕是你主人醉了，不能入洞房，誤了喜事，請文老爺設法成全成全，司書領命。到前廳向文國華說過，國華故意說道，你們儘着鬧酒，天已亮了，倒忘了新郎官還有一席合歡酒未吃呢，豈不教新娘着急嗎，這一席話，把衆人題醒，齊說不錯，婚禮不完，我們倒是不近人情了。就請新郎自便罷，錫貴已知國華的用意，便說道，景南欲作替仲連，這也容易，但須平原公子，親寫降書降表，我就罷兵，國華笑向瑞麟道，事急矣，且請納幣求和，瑞麟不語，國華道，我既出作調人，自然全權在手，要寫降書降表，我捉刀如何，說罷，便叫人拿過筆硯，一揮而就，送於錫貴，衆人一齊觀看，見係黏絳唇一闕云。

窓戶
夜涼如水三更後，支願等候，冰得弓鞋透，側聽更籌，滴盡蓮花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同錢府做親，賀客亦自寥寥。彼賀客之來，原不過借狀元爲介紹，便可以資緣於中堂太宰之門耳。是寫狀元之榮，正寫權門之勢也。

極寫劉太太體貼新娘之處。以形容尙書小姐之尊貴，乃偏有尙比小姐更尊貴之錫大少爺。大肆惡諛，令人不堪。新郎莫如之何，劉太太愈莫如之何也。邊維翰婉言勸阻，乃是好意，倒受他一場搶白。新郎一聲不哼，是怕得罪少大人耳，豈真甘心受其輕侮哉。夜已三鼓，新郎猶未入房，寶夫人差一暗探，代爲着急。但不知新娘此時，也覺着急否。

劉夫人曰，錫貴一片驕矜之氣，最是任性，明說他必不放，豈其平日聲名，馳於閭閻惡習氣，已在包羅之中矣。許以賓客，莫能爲力，必欲託探花郎解圍者，又是深知其才足以勝任也，蓋潤少喜戴高帽，必善於逢迎，始能下說辭耳，故國華不題正面，純用烘托法，假說天亮，誤了新郎合歡酒，引起衆人的話，錫貴已知魚仲運用意，要遞降書降表，及問主人不語，他便力任代表，作

範詞一闕，料定衆人一笑，即可解圍，可見其善伺貴人意旨，揣摩逢迎的工夫，具有心得，如此清材，烏得不中探花而國莠哉。

世榮富國家方定之秋，官制最爲要政，制身爲輔弼，當思如何用人，便可以爲國利民福，永作後世模範，始無負國家，而竟以栽培門生之故，欲沿襲前朝敝政，其喪心病狂，已自可笑，而虞山更逆料得旨必交兩部議奏，則兩部當道，必可徇情，可見平日公事，上下其手者不知凡幾，有此等大臣，而欲求治，得乎。

第二十八回

買菊花無意遇同鄉

談案情行賄救俠客

話說瑞麟聽了虞山之言，專候好音。便無請假之意，仍是日夕在前門外娼寮戲館取樂，且說錢弱蘭過門之後，自以天官小姐，頗不以玉虹爲重，幸玉虹秉性沉靜，兼以鍊氣工夫，故牀第之間，不甚著意，以先因瑞麟少年浮蕩，酒色猖狂，玉虹每以狎褻苦之，然夫婦有關儲蓄，又不忍違拂良人之意，故巫山雲雨，雖朝暮頻行，願非神女所樂爲，要不過勉強敷衍而已，以致良人每夕不能盡興，所以沉迷於娼寮妓館也。茲得弱蘭馳騰風流，既可爲自己折衝，俾免強敵橫犯，又可飽良人慾壑，藉止浪子冶遊，故雖弱蘭傲慢，而玉虹遇之愈厚，尤足以虛弱蘭之心者，並不爭夕，瑞麟縱循列衙參，往々壁太搗罵，以是弱蘭德之，久而久之，竟爲玉虹所化，易衣而衣，易履而履，情如姊妹，兩人時常勸誡瑞麟，因而狎邪之遊與稍疏，這日已是九月初旬，瑞麟差人到花局子買了許多菊花，擬於重陽日請錫大爺等，置酒賞菊，送花的挑夫，數人咿々呀々，挑進花廳院內，各挑十餘

盆花，累的汗濕重衣，內有一人，年約二十餘歲，生的虎臂熊腰，挑着一擔頂大的菊花，共有二十餘盆，約重三四百斤，却獨氣息調勻，面不改色。瑞麟甚爲驚異，候其將花卸下，返身要走，瑞麟便將他叫住問道，你是在花局做工嗎，那人答道，小人不在此花局，是在街上做苦力的，瑞麟聽他口音，像是安徽，便問你不像本地人氏，你到京何事，這人見問，歎了一口氣說道，一言難盡，小人祖籍安徽鳳陽府，姓凌名漢臣，年二十二歲，祖上在前朝世襲指揮，小人的父親在日，曾任安東衛指揮，與本衙巡檢賈仁交好，他有個女兒名玉環，與小人同庚，就訂爲婚姻，後來他升了知縣，也是小人父親的力量，小人的父，因征流寇陣亡，鳳陽失守，國破家亡，小人生而多力，食量又大，雖自幼學了武藝，但清朝的官員，毫無放寬，莫由上進，前年聽得人說，賈仁投順清朝，升至直隸布政司，小入想着前來投奔，一則完姻，二則尋個出身之地，因此折變家私，奉母北上，到了半路裏，土寇劫掠，行李一空，既到保定，可憐如乞丐一般，誰知那賈仁勢利

不過，非但不認親眷，且說小人冒認官職，着縣官滿杖八十，驅逐出境，小人有個堂叔，在前門開布店，只得乞食來京，誰知堂叔已故，生意早歇，小人的母親，在路受驚受氣，到此又一着急，一命歸陰，小人舉目無親，無以為生，只得做苦力謀食，況且食力又大，想着庸王，總無人肯，聞老爺聲音，也像是南邊人，瑞麟道，我們正是同鄉，我也是安徽人，現住南京，你既無處投奔，就在我這裏帮着做點粗事情如何，凌漢臣謝道，這是老爺的恩點，就是小人食量太大，便有點不便，瑞麟笑道，有衆人之食，必有衆人之勇，這倒是有用之材，便叫司書到上房，問寶太太要幾件舊衣襪履，又拿出一串大錢，叫他出去剃頭洗澡，就派他管理菊花，此時武鼎甲早已派差，邊維翰派守午門，陳方派守後宮門，俱是十天一班，到了初八日，下帖邀請衆人，重陽賞菊，可巧邊維翰入直辭謝，到了次早，廚房預備的菊花鍋子螃蟹魚翅，天方過午，衆人陸續而至，外客五名，係錫貴，王道明，文國華，又有新交刑部侍郎屠良，光祿寺少卿何濟，疏陳方共是

寶主七人，大家就坐。錫貴問道：「老邊今天拿起架子來了，還今不到，還等着催請嗎？」（輕微口聲可惡已極）陳方道：「他今日該班，不能來了，錫貴又問屠良說道：「屠大人，清江搶糧船的事體，據說解來幾名要犯。問的怎麼樣了？」屠良道：「還有幾名招了口供，其中有兩人，至死不招。據供係漕督挾仇殺害，光景却有可疑，錫貴道：「他同漕督官民分隔，有甚麼仇呢？」屠良道：「據兩人供稱，他是悅來客棧的夥計，他東家李長勝有個孫女，今年十五歲了，生的頗有姿色，因端陽節看龍舟，被漕督的少爺花品三看好，差人去說，要娶了作妾，誰知這個李老頭子，不但不從，且把來差辱罵一場。花品三懷恨，到了晚間，帶領漕標軍隊，打開棧門，硬要搶人，李老頭被他們打傷。他兩人求護東家心急，戰敗衆人，打了花品三，次日李老頭因傷而死，他們報地方官相驗，本官不理，後來告到南京，福帥派委員來辦。坐罪於漕標千總，題參開抵，七月間出了搶劫糧船的案件，漕督花維藩，就把他兩人誣陷在內，似乎既有搶親的案子，這供詞倒是有點像

真，瑞麟聞言大驚，說道，這兩個人的表號名字，屠良道，一名路尙義一名方忠，瑞麟道，如此看來，這案當一定是虛了，這兩個入。學生甚熟，實非多事的人，且更不能行動，學生還承的謝禮，當在他的後房，這起來老掌櫃的李長勝，與先君認識。本館恰於前日因事逃走，就請他來以息，保護學生進京，一路之上很得助力。——東京來信，瑞麟自銀子，他並不肯受，再三相讓，只受二百銀的銀費。學生說，就留中這款，大人想，這每人輕財好義，那裏能打劫糧船，且是長官，因死，清河縣不耳，必在王台委員審辦，其中潛督的勢利可知，福不備了，——君子能存心報復，——更足顯而易見了，大人囊極法網，總要令汪有以類，豈不任其更無人可罪嗎，屠良道，且待復審再看，錫賞說道，得了，還得再查察，老弟你是爲他兩個說人情，想法開釋就完了，好在那些們已經招了，這案了，也可算以辦的過去，順水人情，何不做呢，屠良道，大爺說話，真爽快。兄弟回去，就照應該司官，除脫他倆的罪名就是，瑞麟

聽說，立起一揖道，謝大人的恩典，屠良未及回言，忽聽的文國華在院中大叫一聲道，你們快來看哪，倒把衆人唬了一跳，一齊跑至庭前問道，甚麼事，國華笑道，你們看這幾盆菊花，種類奇也不奇，錫貴罵道，你這個探花郎，可真算是勿忝厥職了，人家那裏說話，你在這裏大驚小怪的嚇人，甚麼怪菊花，也值當的這樣狂叫，文國華指道，你看呀，衆人一看，也都稱奇，原來是高々下々，以五色花頭擺成一座菊山，每色一層，一層高似一層，山頂五盆各色奇花，係兩盆墨菊，一盆係長瓣帶鉤，牌子寫着烏龍探爪，一盆係亂瓣，亂蓬蓬的七長八短，名張旭草聖，一盆四邊純黑，中間大紅，名烏雲接日，一盆四邊純黃，中間雪白，名金盤托月，一盆是藍邊白心，名是青鸞舞鏡，衆人個々叫好，國華道，這不怨我大驚小怪了嗎，屠良道，果然少見，瑞翁你從那裏物色來的，可還有嗎，瑞麟道，學生在土地廟花廠子裏買的，不知還有沒有，差人再去問問，大人看好，就先這把幾盆子送到府上便了，屠良道，勿奪人之愛，再使人去買罷，瑞麟便叫過

吳徵，附耳低言，又大聲說道，你同凌漢臣，把頂上這五盆花，就送到屠大人府上，要留裨花盆子，吳徵應道是，瑞麟又吩咐叫廚房出菜開席，家人七手八脚的闢開桌椅，擺上菓盤，散了菓子，因屠良何濟是生客，瑞麟便安了屠良的首座，何濟二座，錫貴的三座，王道明四座，文國華四座，陳方六座，主人下面奉陪，家人重斟了酒，屠良笑道，有僭了，大家舉杯謝了主人，開杯暢飲，上來頭一個大菜，就是螃蟹翅子，大家一齊讚好，吃了個罄淨，又上了幾樣海菜；齊說不及頭一個菜的味厚，瑞麟便叫司書去責飭廚房不用心做菜，錫貴道，老瑞，諸事在行，今日這個酒席，你却出醜了，不要無故冤屈廚子，瑞麟道，怎見得，錫貴道，大凡吃螃蟹，總是後邊的菜，因海菜之中，蟹味最厚，如先吃過螃蟹，勿論甚麼山珍海錯，俱無真味，所以古人把酒持蟹以爲美談，你今頭一個菜，就是螃蟹翅子，螃蟹之美，不用說了，那魚翅亦是海菜中的美品，二美相合，便成了極盛難繼了，好比你已經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太太，今又娶了錢小姐素負艷名的一個

尤物，自然視粉黛爲糞土矣，所以這些時跬步不離，連狀元嫂那裏，也不肯降格枉顧了，說的衆人一齊哄堂大笑，瑞麟合十笑道，阿彌陀佛，那拔舌地獄，當是爲人而設，（是諷離惡猶不傷雅）屠良道，既是菜嫌味淡，何不拿些蟹來，我們自己動手，搗薑潑醋，把酒持螯，方不負此佳節，瑞麟遂叫拿團脰熟蟹上來，衆人揎袖舒手，劈食一回，鬧的狼藉滿案，腥汁淋漓家人端過面盆，採來一把菊花嫩葉，倒了滿盆的黃酒，衆人洗淨了手，散坐吃茶，家人連忙揩抹桌子，以備重坐，文國華說道，今日之會，快樂非常，又無催租人敗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屠良道有理，願侍騷壇，錫貴道，你們俱是鼎甲進士，滿腹雌黃，要合我們僅識之無的做詩，豈不是有意玩人嗎，屠良笑道，錫大爺這個說，豈不竟成了無腸公子嗎，瑞麟喜的捧腹狂笑，說道，你今日也碰着硬的了，正是，只爲灌夫嘗罵座，致教曼倩動談諧，欲知是否賦詩且待下回分解。

遇安主人評曰，錢蕩蘭以貴自驕，眼底無人，風流自賞，殊未能免俗，以其

未能免俗，風流自賞，故於床第之間，勢必樂此不疲，玉虹即以其好聞之，使爲我用，勿得不化其驕矜之氣，而翻然德我也，可爲得治人之法。

因請客而買花，因買花而得鄉人，以其無依而收之門下，豈真憐柔憐情乎，非也，是愛其多力耳，聽其所云，能兼人之食，必有兼人之勇，則是有用之材，便可知其用心深也，雖然，能拔士於風塵之中，其識亦是不凡。

屠良者，屠戮善良也，路尙謫，方以忠，本是守分良民，爲賊官陷害，負屈難伸，既錄供已竟其寃，就該爲之平反而黜其罪，方不愧爲執法，書云：如其殺不辜，甯夫不經，況此案平反猶非不經乎，若無瑞麟說情，錫貴贊助，勢必科以深文，強入其罪，以附和原案，得不真爲屠良哉。

因贈菊而暗賄，亦善於行賄者矣，吾不識狀元公釋褐未幾，而竟有此大才，其天授者歟抑有薪傳者耶。

錫貴之嘲瑞麟，及說科甲賦詩，雖爲惡諷，然而猶不傷雅，其聰敏以見一

量。雖謂以瀛者多庸材也，是殆困而不學者歟，設父師教育補身，其才固未可

第二十九回 過重陽讌會賦詩詞 承簡命巡按臨浙閩

話說錫貴被屠良反嘲，喜的瑞麟狂笑，說他碰着硬的，錫貴道，勿論硬的軟的，既稱無腸公子，總是雄的，你等雖同鼎甲，滿腹雌黃，却是雌的，豈有雌飛有雄人之理，你們既要賦詩，我就同你們白戰一場，斷不令團臍稱雄也，請命題來，屠良道，你這個尖舌，真得拔去，遂回國華道，景南請說題目，國華道，騷擅牛耳，自然該大人執掌，屠良更不推辭，便道，就是本地風光，以這五盆奇種菊名爲題罷，國華道，我們是七八人，選少兩個題目，屠良道，這兩個題目，倒是網網，一個是詠菊，一個是詠重陽，豈不是剛好嗎，也不要拈賦，也不要限韻，免得扳住了文思，各隨所便，口占一絕如何，陳方道，諸君都是錦心繡口，自然夏玉敲金，惟學生一武夫耳，那裏曉的風雅體裁，曾記的幼時學過小令，我可否作個重陽的小令，聊以塞責呢，屠良同他不熟，未便強人所難，也就允其改調，瑞麟又道，專題只有五個，就請諸公拈取，留這詠菊給我，這個題目稍寬，我情願

加倍獨賦一律，於是屠良寫了七張題紙衆人拿去，各索枯腸，轉瞬之間，紛紛交卷，錫貴却且首先出場，瑞麟最後完卷，錫貴嘲道，這纔稱的起爲殿撰公呢，（殿後之殿）滿纔是南探花，你又殿撰，你們這個鼎甲招牌，總要時時掛出，貨真價實，萬巧弊甲俱具川廣道地的好貨，（惡龍太甚雖曰談諧，未免輕薄，終不脫純虛習氣，可惡亦可惜）屠良說道，你這兩片薄唇，不怕磨透了嗎，豈不知慢工出巧匠，那似你屬張禱的急三槍呢，說罷，便將衆人的詩詞，排列案上，大家觀看，頭一首。

命盤托月 醉臥市籬曉燕清，藍橋彷彿見雲英，親調冰水金盤貯，說是瓊漿善
解醒。 崇如

烏龍探爪 把酒持觥對瘦容，花魂靈的化烏龍，只因燭尾煙痕重，攫擊猶存墨
色濃。 德峻

張旭草金 豈獨陶潛愛晚芳，張顛與致亦堪方，試看作草東籬下，滿圃淋漓墨

潘香。景南

烏雲接日 西風瑟瑟又黃陽，問向寒籠竟晚芳，急雨驟來雲似墨，倏然夕照露晴光。競川

青鸞舞鏡 寶鼎黃花秀可餐，致啟寒窗綠青鸞，引吭呼嘯悲霜月，對影婆娑展翠翰。夢弼

調寄浪淘沙詠重陽 清露滴梧桐，滿耳秋聲，病蛩唧唧泣西風，獨對霜臺看瘦菊，醉眼朦朧，客館恨無窮，涼月孤燈，鱸肥鮑美意忡忡，手把茱萸望故里，目斷飛鴻。矩卿

詠菊 別圃移來鬥晚芳，幽姿濃淡費平章，清標只合蒼松侶，傲骨何嫌素女狂，對月白應憐瘦影，寫真最韻是重陽，故人彭澤今何在，惆悵西風意渺茫，瑞麟

衆人看罷齊道，怪不得錫大爺說嘴，他的這首詩，領異標新，風流蘊藉，可稱

第一了，屠良道，倒底還壓不了主人翁的，位置孤高，風流自賞，剛健婀娜，兼而有之，結句尤一往情深，可謂黃花寫照，此等泛題，竟能造到這個境界，可爲詠菊的絕唱了，錫貴道，你們只顧信口雌黃高興，全不顧人家填詞的久曠思鄉的苦情，竟不一慰藉之，獨不思人家喜々歡々の喫酒，你們偏要作甚麼歪詩，倒觸起人家的感慨來了，屠良道，夫詞非詩比，大抵以情致是主，故旖旎而不流於靡々者爲佳，雄健之筆，從未之見，然亦要相題而作，嘗見韓魏公，勳德才望，昭映千古，而所作小令，有人遠波空翠，柔情不斷如春水，及夢回鴛帳餘香嫩，等句，非不盡態極妍，然不涉綺語，何嘗像公平日口職，以題則然也，又有古孝子哭母小詞云，哭一聲，叫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爲何娘不應，則又摯情真意，發於天性，爲古音嗣響矣，矩卿之作，可謂相題立意，蓋四季節候，最動人者，莫如清明重陽兩節，清明時當春暮繁華凋卸，易啓人傷春之感，重九已屆秋深，草木飄零，更動人悲秋之思，故此題託之客感，極爲得體，不意矩卿固深於工商

者也，惟涼月孤燈，目斷飛鴻等句，未始非果動鄉情耳，閣下幾時來京，已授職嗎？陳方道，學生同瑞麟一道來的，現在欽派，把守後宮門，屠良又問道，貴班幾年可以簡放何職，陳方道，聽的說大約得十年之內，簡放遊擊，屠良道，不聽的說可以參遊兼放嗎，陳方道，倒雖如此，但只有狀元專用參將，其餘凡屬花翎侍衛，總以遊擊用，並不分甚麼一甲二甲，屠良道，營差俸祿可有多少，陳方道，俸與俸米，通面計之，不過一百五六十兩，屠良道，這樣苦差，那裏發用的呢，錫大爺何不幫個忙，想個法子，謀個優差，以盡朋友之誼，錫貴一時高興，也就應了，說道，但不能急於求效，得碰他的機會，我先向老頭子說說留心便了，（違向瑞麟事，竟敢概允，可見世榮平素暱愛，專聽兒子的話矣）陳方聞言，立起作揖打躬的道謝，衆人這纔重新入座，又吃了兩巡酒，用過了飯，各人的管家，送上漱盂面盆，漱口揩面，又吃了幾杯茶，便吩咐伺候，謝了主人，紛紛散去，瑞麟送出大門，打躬送客，各人升車回寓不提，瑞麟回來，又同陳方談了幾句，

也就各自歸寢，到了次日，又是王到明請客，一連應酬了幾番，這日方欲出門，吏部送來條子，是奉旨着狀元吳振宗，預備召見，瑞麟連忙去到錢府，虞山一見說賢婿來的甚巧，我正待差人去請呢，條子可接到了嗎，瑞麟道，小婿適纔接到，所以前來請教岳父，虞山道，想來是中堂那個奏摺，要發表了，前天交部奏議的摺子，已經覆奏，批的依議，自然召見沒有別的事了，你趕急衣冠，去到中堂那裏，道謝道謝，回頭到我衙門走一趟，明天好到禮部演禮，到了召見的那天，我再託人招呼你就是了，瑞麟聞言，告辭回家，穿了公服，司書拿了護書，跟隨出門上車，來至世府，親到門房投上帖子，此時不像從前，瑞麟到此頗有面子，一來是中堂得意的門生，又同錫大爺極有交情，門上不敢怠慢，連忙上去回稟，（世態炎冷可歎）出來說了一聲請，瑞麟隨着，一直進了簽押房，見了世榮，叩了三叩首，起來又請了一個安，說道，蒙老師栽培，方纔門生接到預備召見的條子，據舍親說是老師的奏摺發表，世榮喜道，吏部已奉旨了嗎，那就是這事

無疑，這個條陳，我本是爲的賢契，但既說循舊制，不能把一二甲一齊列入，我聽主子跟前的內監說，准是准了，恐其是只簡你們三人。旁人仍須候庶常散館就職呢，瑞麟連忙站起，又請了個安，說道：「老師待門生天高地厚的恩典，門生敢不竭力自愛，以報師恩於萬一嗎？」世榮道：「你先去同吏部看看，預備明天演禮，瑞麟告辭，請安退出，到了門外升車，來至吏部候號，次日去到禮部領了陞官的儀注，過了兩天，奉旨召見，這天恰好正該跪謙益遞膳牌，帶頭引見，皇上此時尙居南海，瑞麟穿了衣帽，暗自頂子，袖掛朝珠，皮裏先到一扇，同虞山吃了點心，跟着進朝，虞山又囑咐了一番，回話的時節，身子要直，瞻視要低，聲音要亮，回話要清楚，瑞麟一一牢記在心，到了朝房，虞山先行進內，引了幾排道府州縣，部選分省的見，又親身下來叫瑞麟進見，瑞麟隨着進殿，行過大禮，跪伏在地，順治皇帝，問了幾句察吏安民，弭盜用人的話，瑞麟奏對稱旨，皇帝大悅，說道：「前明以新進士巡按直省，其分位與督撫並行，以爲儒生未染官習，尙有真

氣，其實倒是個徹政，新進後生，不職政體，少年性情浮躁，遽然畀以重權，必不勝任，所以朕思一律改良，待庶常散館，量材授職，世榮奏請仍沿明制，恩收新進認真之效，所見不無可採，然斷不能一成不變，今聽你奏對的話，確係深於經濟，擬簡你爲閩浙巡按，你要勿忝厥職，莫負國家待士之恩，瑞麟叩頭謝恩，皇帝吩咐候旨，起身退朝，瑞麟同虞山下來，虞山進部辦事，瑞麟先到相府來見中堂，把朝見所問的話，說了一遍，世榮喜道，硃筆今天就可奉到，賢契恭喜了，看這個光景，他兩人還靠不住嗎，瑞麟道，主上說不能一成不變，似乎不只門生一人，遂後總有旨意的，世榮點頭道，也許的，我先到軍機處看看，你的硃筆下來了沒有，瑞麟告辭回家，進門又是陳方迎出，在他房裏，問了一回召見的言語，這纔回至上房，其時天已過午，停雲過來伺候換了衣服，映月到廚房催飯，瑞麟兩位太太，把召見的話，細述一遍，兩位太太，好不歡喜，霎時開上飯來，夫妻三人，開懷暢飲，瑞麟雖是熬了一夜，然而有說有笑，比素日的精神更加十

倍，飯猶未完，忽聽的外邊一片亂囂，瑞麟一驚，不知何事，方欲差人去問，早見司書拿着吏部的報條，並開來的硃筆底稿，說道，報喜的來了，吏部已奉到硃筆，老爺簡放了閩浙巡按了，瑞麟吩咐你去合吳徵說，教他斟酌之，先賞來人幾兩銀子的小賞，叫他們回去，過幾天再來領賞，接着又是軍機處，吏部衙門，各行前來叩喜討賞，瑞麟便叫上吳徵來，吩咐道，你看着辦理便了，不必問我，我還要到相府並岳老太爺那裏，商議大事呢，吳徵先給老爺太太叩了喜，領命到前邊去照應一切，瑞麟又到相府，叩謝領教，復反身到錢府，叩謝了丈人丈母，問虞山如何辦理，虞山道，明天謝恩摺子，我從這裏替你代辦，你不用問了，所有開賞應辦事件，我叫房裏替你開個清單送去，你那裏錢不寬餘，我叫人給你送兩千銀子去，暫爲用之，瑞麟道，這倒勿須，小婿早已寫信再匯爲金，約已快到了，好在小婿福源有賬，多少可以支用，又談了幾句閒話，告辭回家，就有來道喜的，亂了一天，正是，朝裏有人官好做，忽然平地一聲雷，欲知後事，且詳下

回。

遇安主人評曰，錫貴性好諧謔，嗜利心靈，進退故有官場中的禮節，無一毫缺點，然而於道德文學經濟，毫不留意，以錫貴之才，不得不謂之佳子弟，惜執袴氣重，不免輕狂，是誠父師之過，然其詩之風流蘊藉，一氣呵成，實有可觀，又與其他執袴不同。

衆人賞讚錫貴，屠良說倒底壓不了主人翁的位置孤高，風流自賞，雖以錫貴自負故加貶詞，然亦係公道議論。

屠良論詞之議，真得工商祕訣，因評詞而問及當差年限，俸祿多寡，非作者贅詞也，欲爲下文奏請地步耳，不然，新進侍衛，窮得便出京耶，故必須仗相府之力，預爲想法彙綠，則奏調方不突耳。

吳瑞麟到相府投帖，門上不敢怠慢，立時傳稟，固然是中堂門生的體面，然宰相門生多矣，問人豈盡不敢怠慢歟，此不敢怠慢者，實以少爺有交情故耳。

天子面詢庶政，瑞麟奏對稱旨，始瑞麟按閩浙之命，是與廷對何異，似不必仗權相耳，然而天子方以前朝失政爲殷鑒，必不予新進以重權，爲其少年浮躁，不識政體故也，設無權相預爲之地，烏得有前席之請，瑞麟用矣，賈長沙又烏得而不痛哉，雖然，不薦之，荐世榮之位置私人工夫，實駕乎古權奸而上。

山 東 女 俠

第 二 十 九 回

第三十回

金鸞殿奏請中軍官

儀鳳山巧逢雙俠士

話說吳宅奉到巡按的簡命，賀喜的填門塞戶，鬧了一天，到了次日，吳振宗遞招謝恩，這宮門稍微一傳，人人皆知，誰不想着巴結，故連日道喜的賓客，冠蓋盈門。送賀禮的絡繹於道，瑞麟一面應酬，一面寫家信專差回南，言年內准可到家。招呼家中預備明年春季赴任，又有稟福海並魏先生的專信，及商家林的報喜函件。仍差趙貴前往，過了幾日。吏部發出憑照，鴻臚寺謝恩，又請假一月，其中已有家信前來，又匯原平銀萬兩，信內言及魏先生已故，許孔昭的女兒秀英私下託人來說，我兒瀕行，曾同他幽會幾次，許為嫁娶，現已懷孕八月，生在旦夕，欲求我收他。我已回絕，諒我兒彼時，正在奮志青雲，必不為此不肖之事，彼不過因那年魏先生題親。我不答應，此時又做下醜事，硬賴我兒，意在但得進門，不論大小都可，但此事關乎我兒聲名，且生下兒女，將如何安置，斷難存心慈悲，自蒙不潔，雖然我已拒絕，但恐彼不死心，強加栽害，望我兒趕緊請假回

家，以思抵禦之法，至癩至盼，下寫九月初九日母字，瑞麟看罷，渾身汗流，早被玉虹看見，說道，這個許秀英，是個甚麼樣的人，瑞麟道，說起來也是官宦人家的閨秀，但根底不正耳，他本是江西阿附魏忠賢的許顯純孫女，他父是個秀才，當日許顯純伏法，他父逃走，隱姓埋名，爲沈姓贅婿，生了這個女兒，後因明亡，又復了本姓，恐家鄉人不齒，遷居南京，同我家是本街鄰舍，魏先生與他父親交好，我十歲的時節，先生曾代他作媒，老太太不應，現在見我發達，又想硬賴，至懷孕真假，尙不可必，就便是真，更不可當，既思媒入我門，再污我的聲譽，我豈能容受呢，好在不久就要回南，諒他也不敢奈何我，世間那有這樣無恥的女子，這也是許顯純的身後餘罰，玉虹道，相公若不虛心，這淫女真算無恥已極，如有虛心，又要想法挽回纔是，蓋一誤不可再誤，在丈夫少年，偶涉非禮，自古有之，求鳳之譜，會真記之，願無損於長卿次山也，惟始亂之而終棄之，斯損德耳，且既有孕，乃自己骨血，甯忍置而不顧乎，非但於心不忍，鬼神且

亦不容，事已如此，妾之可也，又何必守頭巾戒甘爲薄倖事乎，（玉虹所說，直是烈烈丈夫，可見俠氣之一斑，惜瑞麟怙惡不悛負此弁耳）瑞麟聞言，背如芒刺，便遮飾道，彼處深閨，我又不得見面，且老太太拘管甚嚴，先生更不必說，無事不得出門，縱有竊玉偷香之心，又烏得如願呢，這個主意純是他父許潛的狡謀，既是老太太已經拒絕，諒他莫如之何，且待我到家再講罷，玉虹見他道的理直氣壯，竟被他瞞過，其時已是十月中旬，便同虞山議定，擇於十一月初三日出京，柳如是捨不得女兒，便叫了弱蘭回家，親近幾天，又有衆人餞行，也有擾的，也有辭的，日日應酬，擾的是同鄉公餞，同年公餞，劉正宗，錫貴，邊維翰，王道明，文國華，餘者一概辭謝，這天錫貴餞行，座中談起陳方的事，錫貴說，我早已求了老頭子，給他想法，老頭子說他新點侍衛，難於位置，昨天老頭子忽然教我合你說，於陛辭請訓的時節，面奏調他作中軍官，就說他自幼生長南海，一切風土人情，最爲熟悉，且於閩粵輿地尤詳，主上素懷南顧隱憂，必邀恩

准，縱萬一尙在疑似之間，老頭子再奏陳利害，無有不准之理，瑞麟聽在心裏，於二十六日遞摺請訓，二十八日又蒙召見，皇帝道，閩省地近苗疆，深山大澤，最易藏匪，要留心所以芟除之道，瑞麟趁勢奏道，有新科武探花陳方，原籍浙江，自幼隨其父貿易閩粵之間，於該處之風土人情，以及與地道里，山澤險夷，無一不熟，臣以同年之故，曾無晤談，深服其材，伏乞陛下，准臣調充中軍，縱有伏莽，易於剪滅，皇帝准奏，瑞麟謝恩退下，急至相府，與世榮說過，世榮道，既已准奏，諒無他虞，如主子問時，我必爲盡力，教他預備便了，瑞麟回家，與陳方說了，陳方大喜道謝，次日即奉諭旨，閩浙巡按吳振宗，奏請中軍官，着陳方去，欽此，陳方得旨之後，也就忙了幾天，瑞麟亦忙着各處辭行，直到十一月初一日，弱蘭方纔轉來，收拾行裝，偃了車輛，初二日，瑞麟重到相府，叩辭老師，拜別錫貴，復至鏡府，叩辭岳父母，殷々話別，初三日，起個大早，裝齊車輛，連陳方的行李一共裝了十輛雙套車，正在收拾，邊維翰，同王道明，文國

華，又親到送行，瑞麟陪坐了一回，三人去後，來至上房，見行李已經裝好，專等動身，瑞麟纔同玉虹商議，說道，走東大道到商家林，今非昔比，恐怕招搖，玉虹一聽，早知丈夫心意，說老爺現在是奉旨欽差，沿途州縣，都要驚動，商家林聲名不雅，俗云官差不自由，這並不是老爺居心薄倖，妾身做主，就吩咐車上走西大道罷，口裏雖如此說，心裏好生難過，瑞麟便叫上吳徵，教他照應車夫走西大道，直撲山東曹州府，由鳳陽府，奔滁州大路，吳徵同車夫說了，車夫道，這條路上頗不安靖，比東路更是難去，吳徵道，你只管放心走罷，路上有事，不怨你就是了，且說瑞麟，頭天就吩咐給廚房結了賬，外賞十兩銀子，教他另投主人，只帶新荐來的兩名家人，同自己的舊人，凌漢臣見沒提到他身上，候行李已齊，託吳徵上去替他稟辭，瑞麟道，我倒把他忘了，你招呼他，如京城有事，他就另謀，如無甚麼事，可以跟我到任，吳徵下來，同他說了，他情願跟去，少時上下用飯已罷，廚房上來謝了老爺太太的賞，瑞麟吩咐伺候，夫妻三人，出門上車。

陳方也上了車，司書仍與吳徵跨轅，兩位夫人，各帶侍婢，坐了兩輛車，其餘每人押着行李車，一直出了前門，直撲蘆溝橋而去，在路曉行夜住，却也平安，走了幾日，到了山東曹州地界，見有一帶高山，勢頗兇惡，瑞麟問車夫道，此山叫甚麼名子，車夫道，名儀鳳山，係曹州府所管，山中多藏匪類，大人要請陳老爺留神，瑞麟點頭，正在說話，已進山口，走不多遠，一聲鑼響，從樹林中鑽出二十餘人，各執兵器，擋住去路，頭前有一位騎馬的少年，約在二十餘歲，生的面皮漆黑，濃眉大眼，頗有英爽之氣，大喊一聲問道，那裏來的，速納落地稅來，陳方一見，提錘在手，纔待下車，早見凌漢臣，大吼一聲，飛下車來，從腰間掣出一支九節鞭，迎將上去，照着那騎馬的用鞭就打，馬上那人，連忙用手巾鐵棍架出，一個照面，那馬就刺斜裏竄過，盤將回來，舉鐵棍照着凌漢臣頂門蓋下，漢臣一縱躲過，還一鞭來，衆嘍囉一齊圍上，舉兵刃亂砍亂打，陳方怕他失，連忙跳下車來，手掣雙錘，站住觀陣，見他指東打西，左竄右跳的，不上五

六合的工夫，早打倒了十幾個人，馬上的人，心內一慌，被他一鞭打中左膀，掙了兩掙，幾乎跌下馬來，把馬一提，回身跑上山去，還有十幾個嘍囉，也就向山裏跑去，漢臣纔待動手結果這些受傷的性命，但見司書跑來喊道，老爺吩咐，不要傷他們性命，漢臣便住了手，瑞麟又吩咐教問問他們，有多少羽黨，話猶未了，只見從山上跑下兩騎馬來，馬上端坐兩人，英姿颯爽，一個高的，有四十上下的年紀，手執長槍，一個矮的，約在三十以上，懷抱一對虎頭鉤，俱是威風凜凜，陳方一見，知是硬敵，提錘就要上前，瑞麟早已看的明白，大聲叫道，不要動手，那馬也就跑至近前，尙未答話，早見司書過來說道，老爺請兩位壯士講話，兩人一見，滾鞍下馬道，老爺來了嗎，列位試猜，這兩人是誰，却原來就是路尙義，同方以忠，二人自從刑部釋放，去見瑞麟叩謝救命之恩，原來瑞麟在京因他係盜案牽涉，不敢留他，幫了一百銀子的路費，教他回家，二人到了清江，那曉得客棧早也關閉，李長勝的孫女，到底被他們搶去，他二人氣不過，就於當

天夜裏，施展飛檐走壁的工夫，進了漕督的衙門，將漕運總督花維藩，並他兒子花品三，及太太小姐等，一共殺了一十二口，（勢力不敵，挺而走險，一定有此慘事，漁色者可鑑諸）越牆出來，即行逃走，本想着去到山西投奔朋友，從此地經過，遇見此山的寨主，名叫焦方，就是方纔敗走的那人，想着劫他二人的行李，被他打敗，因此佩服，就留他二人在此做了大寨主，適纔焦方敗陣回去，說是山下來了十輛長套車，內有一人，勇不可當，受傷而回，兩人大怒，故一齊下山對敵，不意遇着恩人，閒話少叙，且說兩人急急問道，老爺在那裏，司書指道，那車裏不是嗎，兩人走至車前，納頭便拜，瑞麟連忙下車，親手扶起問道，你兩個沒回去嗎，二人便將上項事情，從實訴了一遍，瑞麟纔知道，這事固然是其曲在彼，自作自受，但殺了朝廷的命官，又是許多的人命，近處萬不能任，不如收拾收拾，把衆人遣散。跟我到福建去罷，二人又叩頭承謝，瑞麟又道，二位尚須稍有耽擱，我到前邊住店等你便了，說罷上車，囑道，不要很遲了，二人答

應道是，瑞麟吩咐開車而去，走了有三十餘里，地名老龍窩，一個山鎮，約有十餘戶人家，街上也有幾家店面，只有一個客店，其時斜陽欲暮，野鳥歸林，車夫回明吳徵，驅車進店，是徵先下車看了，見店內分前後兩院，院後一廳兩廂，前院一排五間上房，兩邊是牲口棚，却也寬敞，便照應將老爺太太的行李，卸在後邊上房，陳方同衆人住在前院，店小二送上面水，各各洗塵，衆人餓了，催着要上酒飯來，狼吞虎嚥的搶吃，住不多時，但聽得陳方屋內，撲通的一聲，就似倒了牆的一般，吳徵急向屋裏一望，見嘆平倒臥在地，纔想說話，又聽的撲通撲通的，凌漢臣，錢升等，俱已睡倒，吳徵一見，知道是住了黑店，急急向後上房跑去，剛進了門，但聽他哎呀一聲，栽倒在地，正是，常經大海衝濤浪，不道溝渠竟覆舟，未知衆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遇安主人評曰，老太太來信所說的話，全是睡愛不明，毫無疑及兒子不肖，可爲人莫知其子之惡也，觀瑞麟看信渾身汗流，尙屬良心未盡泯沒，假令老太

太去其謹短之心，持平辦理，未始不可收之桑榆，爾乃一味任縱，愈堅其爲惡之志，非以愛而殺之耶，玉虹一誤不可再誤之論，直曰鬼神不容，慷慨激昂何當頭棒喝，無如良人沈溺已深，雖有慈航，竟不能渡出迷津，悲夫。

瑞麟善於文過，講的有情入理，玉虹何等聰明，竟被所欺，其才真不可及，惜其用之不正耳，夫才能成德，亦能造惡，後漢孔明多才，孟德亦多才，均可目無古人，然而流芳遺臭，判若天淵，由此觀之，有才者未必是福，要知自惜其才，斯爲福耳。

世榮爲陳方謀官，授意令瑞麟奏請，並教以奏對語言，斷以必邀恩准，其料事抑何神歟，特不以主上懷南顧之愛來歟，然善窺君隱，事事先意承志，則長君之惡，逢君之惡，無不可爲，其奸險不可畏耶，如此大奸，僅足以固寵尸位，渺渺無聞者，只以創業令主，無從施其伎倆，設遇明季，其不爲操莽者幾稀。

瑞麟不願走商家林，乃人之恆情，却非薄倖，故玉虹慨然主走西路，雖屬正道無私，要亦難於爲情，嘗觀後漢莽何羅傳註云，何羅本姓馬，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者，易姓莽，試思惡人之後，不敢存水源木本之心，亦可憐矣，人又何必甘做惡人，逞一時之快意，貽千古之唾罵也。

儀鳳山不遇焦方，則凌漢臣則身與臺之列，雖逢而未逢，路方兩人，亦逸如黃鶴矣，目錄云，儀鳳山巧逢俠士，豈僅雙說，真曰逢三俠也可。

山 東 女 俠

第 三 十 回

第三十一回 老龍窩巡按被難 毒蛇峪義士擒匪

話說吳徵見眾人睡倒，知是中下毒藥，慌的向後就跑，心裏打算着只與管夫人未受暗算，就無恐了，不意剛至土房，見月亮映月壁刀三個人，在房裏伏一箇，老爺太太三人俱躺在地上，吳徵心內一急，大罵一頓，來在房裏，此時裏外男丁俱已迷倒，惟膽了三個丫頭，早出來幾個點計，把眾人殺了，吳徵見此情形，心裏性命，內中有一位年紀大些的說道，且不要急，一來是大爺學，每遇是這信生意不小，內中幾個出色的美人，殺了甚覺可惜，似乎要尋箇寨主指示再辦，衆寇齊說有理，我們這裏看着，你去稟報便了，這且不題，轉回路向義方恩忠，送瑞麟去後便回山寨，同焦方說過前後情節，焦方大驚道，既是大哥的恩主，理當知恩報德，離此三十里，地名老龍窩，有毒蛇峪陰兌開的黑店，劫殺客商大人此去，必有不測，路尙義聽了說道，大人手下頗有能人，況管太太又是劍術，總不妨的，焦方道，大哥不知，這個陰兌，性最恨毒，專以柔克剛，他得異人傳授一種

迷魂藥，只用挑一點在指甲裏，向人身上彈，人即立刻昏迷，若下在茶裏酒裏吃了，非一個時辰不能甦醒，故人家送他個綽號，叫做鈎魂使者，無論你甚麼英雄豪傑，也難脫逃他的手去，（悅也爲少女，以少女而善用迷藥，豈不宜名之爲鈎魂使者乎）我所以說大人必有不測，路尙義聽罷，急的暴跳如雷說道，我本想隨後趕至南京，免得同大人一道，聲名太顯，如此說我同方兄弟就動身趕至老龍窩，去救大人，焦賞弟如願改邪歸正，待傷痕好了，可到南京相見，就此一別，說罷，帶了隨身衣服，兵器，包了一包袱，教方以忠背着，匆匆下山，直撲大路而去，三十里路，轉瞬便到，進了村莊，其時天已三鼓，莊頭一個土地廟，兩人在廟後換了夜行衣服，拿了兵器，尙義挎了鏢囊，以忠帶了袖箭，將包袱寄在廟內，走至店後，躡上房去，見院內明燈高照，正在那裏動手辦人，一個大漢手提明晃晃的鋼刀，方欲舉手，但聽嘩嘩的一聲，跌倒在地，旁邊一人笑道，說是你的酒多了，不能辦事，你偏要逞能，還沒砍着人家，自己却累倒了，近前一看，

見面門插着一枝袖箭，便大聲說道不好，有人了，一聲尚未喊完，早被尙義一鎗打死，兩人跳下房來，趕殺衆寇，原來是陰兌聞報之後，便帶了十幾名頭目，各持兵刃，趕赴前來，一看十輛車俱是行李，上房男女三人，綁在一處，衣服華麗，年輕貌美，知道是主人，到前頭一看，其一個相貌魁梧，衣服麗都的少年，綁在上房裏間，外邊綁了幾個笨漢，兩個童子，他便吩咐兩名頭目，教他先把那幾條笨漢殺了，把後上房那幾位男女，帶回毒蛇峪審明再處，適纔要殺的，就是凌漢臣，此時陰兌正在那裏指揮着救醒車夫，叫他套車聽的院中一喊，急向外邊看來，見從房上躍下兩人，便說道風來了，衆寇聞言，各執兵器，跑至院中，陰兌手提雙刀，隨後竄出，照着尙義舉刀便砍，尙義急架相還，衆寇一擁而上，方以忠大吼一聲，擺開一對虎頭鉤，殺上前來，那路尙義走了十餘年的鏢，南北道上，有名的賽北俠，從無鹹手，這幾個小寇，那裏能當，戰了不上半個時辰，早把陰兌殺得吁々喘氣，喊了一聲風緊，回頭就走，衆寇隨在後邊，陰兌已將店門大開，

跑了出去，衆寇也就捨命奔逃，方以忠還跟着掩殺，路尙義道，窮寇莫追，饒他去罷，以忠止步，兩人急急找到後房，見大人太太丫鬟吳微，俱被捆在那裏，方以忠連忙拿了一個面盆，到前面打了一盆冷水回來，就拿起桌上一個茶杯，先扶起瑞麟，鬆開繩索，一滴一滴的把冷水灌下，又如法救起兩位太太，再救吳微，瑞麟已經醒轉，見自己同兩位夫人俱睡在地下，三個丫鬟還綁在一起，便叫了一聲夫人，這是怎麼的，路方兩人聽着喊叫，連忙進屋說道，老爺受驚了，瑞麟心下還不明白道，你二人何時來的，究係何故，尙義纔把上項事說了一遍，瑞麟連忙爬起說道，若非二位義士起來，吾命休矣，此時兩個太太也都醒轉，坐在地下，聽他三人說話，玉虹早已明白，便道，二位可是今春保老爺進京的路方兩師兄麼，尙義說道不敢，門下就是，玉虹道，請將侍女救醒，路方又按法把三個侍女救了，說道，老爺歇息歇息，我兩個到前邊救衆人去，說罷出門而去，此時吳微也醒過來了，爬起來到屋裏一看，老爺太太無恙，遂說道，謝天謝地，老爺怎麼起來

的，吳徵又把受害時情形告訴瑞麟，瑞麟道，然則我們的人怕不全了，便同吳徵出了上房，來至前邊，看見兩人正在那裏忙着救人，住不多時，衆人皆醒，幸而未傷一人，見院子內睡着五六個匪類，也有死的，也有受重傷的，瑞麟叫人端過一把椅子，放在院中，坐下審問口供，忽聽寶夫人在後角門口請他說話，便起身來至跟前，玉虹說道，想到我一家人竟吃這場大虧，今非昔比，天下的官，能管天下的民，待妾身同路義士去把匪頭擒來，破了他的巢穴，爲民除害，老爺問那受傷的匪人，叫他供出匪首，瑞麟點頭稱是，方欲轉身，早聽的路尙義道，太太說的極是，但割雞何用牛刀，何須勞太太大駕，門下兄弟二人，前天剿除就是，凌漢臣道，待我同去殺他幾個，出了這口烏氣，陳方也要去相幫，瑞麟道甚好，有你四人同去，我可以放心了，便問明匪黨，毒蛇峪的坐落道，路尙義到前頭見上一看，鍋裏尙有菜飯，候着陳凌二人結束停當，四人同吃了幾碗飯，叫了一個車夫，跟着，一齊出店門，到了土地廟，將包袱拿回，四人直撲毒蛇峪而去，

兩面黃旗，是狀元及第，左右兩個石獅，用漢白玉琢成，猛獍列峙，雄壯非常，房舍煥然一新，自覺十分得意，剛進大門，只聽的大門呀的一聲響，屏門大開，裏邊廳堂屏風俱已全蔽，兩位老太太，站在後堂等候，瑞麟急走了幾步，來至面前，跪倒叩頭，老太太叫道，我兒起來，瑞麟站起，又是兩個媳婦拜見婆婆，喜的兩位倍老太太心花欲放，親手拉起，說道，我兒風霜勞苦，只行常禮罷，遂一同改至老太太上房，老太太吩咐賜坐，夫婦三人坐了，侍女泡上茶來，老太太此時又悲又喜，喜的是兒子衣錦還鄉，悲的是自己丈夫遇難，不得親見兒子成立，心中七上八下的，覺着一肚皮的話，不知從那裏說起，倒成了相對無言了，方欲問話，又是吳微帶着司書錢升，同新來的兩個家人，上來給老太太叩頭請安，老太太將衆人慰勞了一番，說道，你們勞苦了，且到前邊歇息歇息，這裏有人伺候吳微退下，停雲三個侍女，又上來叩頭，老太太又吩咐廚子，預備衆人酒飯，忙了一回，纔問瑞麟別後的事，瑞麟細細稟知，老太太便向玉虹道，難爲賢媳，一

路護持我兒，老身倒也心感了，玉虹道，保護乃媳婦分內之事，何敢當婆母褒獎。弱蘭至此，纔曉得玉虹是大盜竄二東的女兒，是個劍俠，自此兩人相處愈厚，且說母子正在說話，廚房送上飯來，瑞麟夫婦一同用飯，瑞麟又問先生，是幾時去世，可曾回藉，老太太道，因八月前牛渚泛月，受了江風，回館就病了，只有一天的工夫，及我曉得差人去問，已經死了，福大人打發專差到江西，把他少爺叫來，將靈柩搬回故里，衣衾棺木，俱是福大人的，我賻了兩千銀子，奠儀，聽說臨危的時節，還深深叫你名子呢，可憐他心愛的門生，竟不得見你衣錦還鄉，豈非憾事嗎，正是十年師弟情何切，小別遽爲兩世人，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遇安主人評曰：瑞麟前次進京，在路處處留神，何等謹慎，蓋彼時以初出家，蘆，未經風浪故耳，如今身膺顯爵，眼空天地，故凡事輕率，譬若士處白屋，無人不肆力於正心誠意之學，思躋聖賢之堂，一朝得志，往往縱慾營私，易厥初心，況上下均以玉虹神技，陳凌武勇，有恃無恐，其故事宜矣。

陰兌性最狠毒，專以柔克，又有一種迷魂藥，一着人身，立刻昏迷，蓋兌者悅也，其象爲少女，以少女而善用迷藥，又誰能脫其手乎，專以柔克，更是難防，其名鈞使者，不亦宜乎，夫老龍窩者，牢籠窩也，毒蛇峪，藏陰毒之所也，以言婦人入牢籠之窩，惟毒蛇之峪，未有不中其陰毒而迷魂者也，讀者當知所警焉。

陰兌吩咐先把那幾條笨漢殺了，把上房幾個男女，帶回毒蛇峪審明再處，蓋笨藉漢不知憐香惜玉，往往大殺風景，或虞笨性一發，跳出牢籠窩，若彼裙屐翻翻者，諒不能不入我毒蛇之峪耳。

路方逕走陰賊，急至後房幽秘之處，找尋大人太太，先鬆其繩索，用冷水一滴一滴的灌下，蓋繩索者，繭絲自縛也，必先釋其自縛之絲，然後可以甘露灑之矣。

瑞麟到了門前，見門庭更換，旗匾石獅，赫然壯麗，其得意之處，大有蘇子

回鄉之概，古云，錦衣歸故里，算的是男兒，有知之士，其知勉夫。

老夫人見兒子衣錦還鄉，悲喜交集，至一肚皮的話，不知從那裏說起，竟至相對無言，是誠久別乍會之至情，在朋友則皆然，況愛子乎，然爲之子者，不當體貼其情耶。

俠女東山
回一十三第

第三十二回

祭祖墳新巡按榮歸

卸家政太夫人休養

話說老太太，講到先生臨危，猶呼瑞麟名字，可憐他心愛弟子，不及見其榮歸，瑞麟也未免傷感，落了幾點眼淚，（天良發現）遂忙問道，許秀英怎麼托人栽害孩兒，誣人清名，究竟有孕無孕，如何收場，老太太道，自得了你殿元之塘報，先是魏先生來賀喜，說是制軍要親來道賀，教我預備預備，我只得請魏先生在此總理一切，於六月六十四日開賀，無人照應，託先生轉請許孔昭陪客，許家也送來了賀禮，隣舍情誼，倒是很好，過了些日，他又託先生題親，我說你已經在都娶親，先生說他已明知，因當年題過之後，那許秀英心高志傲，不肯專醒醒兒子，故近來有人問名，他頓啼哭不從，其父無法，以致年逾破瓜，尙在待字，他情願備位偏房，我不肯允，詎意七月內有西隣張媽媽到來，說你正月間，許孔昭餞行之日，你同他見面，因而有染，現在懷孕已及七月，生在旦夕，求我收他進來，以全母子生命，你想這個好人，我怎麼做得，一則與我兒名譽有礙，再則生

下男女，怎樣安置，況他既不安於室，豈不敗我門風，我當時一氣，就將張媽媽罵出門去，後來聽的說，還有甚麼詩句爲憑，要打官司，後來，趙貴回來說錢小姐已過門，中堂十分看的起你，自知不敵，纔歇了這個念頭，聞說是生了一個男孩子，登時制死，羞忿自盡了，瑞瑞聽罷，這纔放了寬心，喜色於形曰，這是許顯純的惡孽餘殃，教他如此的，（天良何在，但有人心者，誰迫於勢，不敢自承，然亦當惻然）母子談着，飯已用完，老太太道，我知你將近回家，已與兩個媳婦，收拾出兩間繡閣，你們兩個就到房裏去歇歇罷，遂吩咐娟娘道，你把兩個媳婦送去，娟娘領命，頭前引路，玉虹弱蘭隨在後邊，出了上房，向東一個角門，進去另是一院，也是一廳兩廂，正中五間上房，一明四暗，兩人對面而居，各房內陳設，俱是一樣齊楚，娟娘看着兩人佈置了一回，自回上房不題，到了次日，瑞麟換了公服，到制台衙門裏見，傳上帖子，不一刻，暖閣門大開，裏邊執帖的門上，高擎名帖，喊一聲請，瑞麟仍守師生禮儀，大堂下轎，步行進內，到了花

廳，制軍迎出，請了聖安，瑞麟便俯伏在地，叩了四叩，忙的制軍還禮不迭，立起身來，相對一揖，制軍道，現在賢契是欽命大臣，老夫何敢僭受大禮，瑞麟道，門生非老師，無以有今日，貴不加於尊長，敢不飲水思源嗎，制軍又問了一回京城的事情，並幾時赴任，瑞麟道，門生只請了一月的修墓假，候到太宰祭掃回來，過了年擬即銷假動身，瑞麟又說了幾句魏先生的事，蒙老師恩典，成全他歸正首邱，門生聞之，不勝感激，制軍曰，賓主情分，各盡其道，曷敢當恩典二字，可惜碩人其萎，令人未免悲感，談了一回，瑞麟告辭，制軍命將吳大人的轎子請至二堂，瑞麟不肯，制軍道，賢契進來的時候，大堂下轎，是見謙恭，守弟子之禮，私也，出去的時節，二堂上轎，係遵定制，送欽差之儀，公也，賢契不能以私廢公，瑞麟不敢矯情，二堂升轎，制軍打躬送轎，一直由暖閣走出，又到藩署拜會，藩司請見，坐了片刻，出來到江甯府，上元，江甯，兩縣，請安，俱是擋駕，接着便道拜了幾家同年，均是親到請安，故無甚耽擱，回的府來，先

到老太太屋裏，吃了點心，未即更衣，怕的制軍要來謝步。果然先是藩司前來請安謝步，請進坐了一回，送客之後，又是江甯府稟見，接着兩縣也到，俱未請見，最後方是福制軍，全副儀仗，前來謝步，擋駕不住，早已下轎進了大門，瑞麟連忙迎出，讓進客廳，說道有勞老師尊駕，寵以殊禮，門生如何克當，請到廳上，讓升木炕，談了幾句套言，起身回署，瑞麟在大廳打躬送轎，又跟出大門恭送，制軍在轎中把手一拱，鳴鑼開道而去，隨後又有朋情謝步，直忙了兩天，第三天是制軍接風，不能不飲，次日藩司接風，仍是制軍陪客，亦不便辭謝，其餘府縣公請，鄉會同年公請，或飲或辭，直過十五，纔得微閒，便叫家人僱船，赴太平府祭掃，陳方亦即覷空，請假修廬，瑞麟已允，仍是略分言情，備席送饌，瑞麟說道，大哥回府，過了元宵，勿須再到金陵，就從府上便道至福州等我，便了，陳方領諾，回藉不題，且說瑞麟，送陳方後，於十八日內，全家坐船，至太平府祭祖，舟抵太平碼頭，拋錨，早有一群官員，在碼頭迎接，瑞麟因係父母

官，不便以處吏看待，均請上船會過，衆官告退，這纜下船，坐轎進城，住在自己的故宅，立刻調轎，到各署謝步，次早將祭禮辦齊，闔家乘轎，到墳上排下祭品，一家人俱是公服，祭奠過了，焚化紙錢，又在墳上盤桓了一回，其時已近夕陽，北風凜烈，刻不可留，老太太吩咐調轎回府，次日又有舊日親朋，前來看望，不得不降格應酬，又加各莊頭前來參見主人，歸結租賬，又忙亂了四五天，就回太平府過了小年，二十五日上船，又是官員親朋恭送，忙忙碌碌，至過午纔得開船，二十七日回轉金陵，即忙着度歲賀年，元旦之日，門前車馬盈途，非常熱鬧，過了初三日，又是制軍請春酒，席間有織造藩司，盤桓了一日，次日瑞麟備滿漢酒席，回請制台，並尙衣方，伯接着又請府縣官員，同年親友，一直過了初十，假期已近，訂於燈節後由水路起身，又有餞行的紛紛不絕，瑞麟厭於應酬，除制軍之外，一概辭謝，十三日乘轎到各處辭行，十五日就在後堂大擺宴筵，慶賀元宵，叙天倫樂事，府門內外，大張燈火，燈光燦爛，雅樂悠揚，鼓樓

街本是冷落之區，忽而變爲繁華之地，門外綠女紅男，往來如織，老太太願而樂之，說道，爲娘的十六年含酸茹苦，今日始得一展眉也，不可不負汝父之所託，矣，（得意之極）瑞麟跪天卮酒爲壽，玉虹弱蘭，亦各獻一觴，老太太俱一飲而盡，吃的大醉，兩個媳婦扶入帳幔而睡，到了次日午刻方纔起身，（孀母撫孤，至此可謂功成名就，可以寬心而睡，日中而起矣）吃了午飯，親手拿出一袋鑰匙，交給娟娘說道，現在兒子業已成立，我的心也使碎了，我年紀也大了，也受不起勞苦了，這個家政，交於你手，替我好好照應，娟娘以才短推辭，老太太道，小事自不必說，如有大事難處，還可以問我呢，同是爲子兒用心，你不要推辭，娟娘這纔拜受鑰匙，老太太吩咐將內外人等，叫至堂下，親交家政，說道，從今有事，稟老姨太太，爾等不得涉視，當如待我之禮，如有違犯，家法不宥，又叫娟娘出坐中堂，受衆人參拜，又命將所有各項財產簿籍，裝了兩箱，抬至娟娘房中，（大有登壇拜將之風，以見素日持家之井井有條也）從此老太太退休，而

老姨太太登場矣，次早起來，娟娘吩咐收拾行李，只帶細軟，凡有粗笨物件，俱堆積後房，按號登簿，府門上鎖，親身看着貼了封條，派趙貴發昇在家看守門戶，又將倉房新存米穀，照賬核算清楚，交給兩人，吩咐每四五日間，青黃不接之時，儘量出售，將該價匯交福州，摒當以畢，仍差吳徵去匯了三、五江蘇大船，運至上海，於十八日起身，頭一日先將行李運上船去，次日與吳徵同家，在家當歸了會登，老太太帶同全家男女，叩辭祖先，雖是喜事，也免不免有些西望淚行過了禮，後堂上轎，泰春跟隨出城登舟，隨後瑞麟動身，望至碼頭，望見江亭門外，船子排滿，瑞麟下轎，走進門來，見闔城文武官員，並同鄉紳士，俱在此恭送，瑞麟到了廳上坐定，先同福制軍謝道，又勞老師的尊駕，門生何以克荷，制軍道，賢契榮行，老夫理宜走送，何必客氣，瑞麟又謝了衆人謝道，夫陪了，便立身出門，衆人送至江邊，彼此一揖，瑞麟登舟，衆人方回，船上拽起跳板，解纜，燒了神福，鳴鑼開船，真是吉人天相，連日正起南風，舟子拽滿風帆。

浪，順流而下，五六日間，已抵滬江，泊了碼頭，換坐海船至福州，在路非止一日，雖然未遇颶風，但二月初旬，風暴頗多，未免風浪之險，直至二月底，始抵口岸，方纔泊船，即見閩境官員並陳方恭迓海岸，紛紛投遞手板，瑞麟傳出話去，一概免見，惟陳方上船參見，此時按院衙門，久已廢去，自奉簡放之命，福建巡撫，即飭首縣辦差，已將前明故署，修理一新，仍舊招補吏役，備辦一切儀仗，所以諸事齊備，瑞麟吩咐吳徵，上岸問過首縣，回船稟明，瑞麟先請兩母並兩位太太登岸，乘轎進城，頭前陳設巡按儀仗，十分威武，二次瑞麟下船，乘坐綠呢大轎，中軍陳方戎裝佩刀，頭前引路，大轎之前，凌漢臣頂馬，路方兩人把着轎轎，俱是武伯裝束，司書吳徵，騎馬緊跟轎後，進本衙門的戈什巡捕吏役人等，不下二百餘人，擁護着大轎，鳴鑼開道，進了福州東門，直奔按院衙門而來，正是，一朝奮跡青雲上，始信詩書不負人，未知進署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遇安主人評曰，老夫人不納秀英，逼其自盡，雖屬過忍，然猶不失於正，聽

他說不安家室，敗壞門風，其意已定，故不須究事之真假，而厲言厲色以拒絕之。藍路一追死，事出有因，則不可收拾矣，我教曰，忍而正者也，獨儒歸則不當。藍路之始也，乘且不可，況其孕為自己有血乎，乃聞其生男制死，其意亦甚，喜於色，其心尚可開哉，死者有知，豈不怨耶，吾知秀草窈窕，其意亦後矣。

陳方歸假，藍路略言其情，酒既送，是今朝盡歡，後故人也。福州再會，即按時中軍官矣，故世後歸歸於陳方，毫不假以詞色，以見書中針線之密，雖小事亦。昔李公祖過，至平壽掃墓，滿城官員接送，書其親朋看景，極寫其盛，各莊頭請結賬目，是結束太平，永無專平之日耳。

慶元宵大張燈火，使冷落之區，化為繁華之地，太夫人顧而樂之，以為十六年辛苦，今日展眉，庶不負托孤之重，兒子媳婦同酒為壽，其快何如，故勞則思年逸，交卸家政。其一段盈滿之氣，活現紙上，豈不思水滿則覆，月盈則虧，歡

樂極兮哀情多耶，設太夫人始終持家，而瑞麟或未必任性胡爲，惹殺人之禍也，是完則失於教育，後又聽其放縱，令其身敗名裂者，誰之過歟，由此觀之，孟母三遷，歐公荻訓若輩若賢，其受母賜者多矣，爲人母者，盍鑒諸。

抵任所，極寫威儀之盛，父位之尊，以見讀書的好處。

第三十三回 巡按署欽差接任 撫部院壽母稱觴

話說瑞麟進城，到了衙前，三聲炮響兩邊鼓樂齊鳴，綠呢大轎，穿堂如飛而入，來至二堂任轎，司書過來摘去轎擋，撤了扶手，瑞麟下轎進堂略坐，便有閩浙總督，福建巡撫，拿帖拜會，麟吩咐請進，二人來至二堂下轎，瑞麟迎出，二人先跪請金安，起身又向瑞麟對拜，落坐獻茶，談了幾句京中近事，瑞麟道，晚生少後進，謬膺王上殊寵，特簡此職，自愧木訥政體，諸事還請二位老先生賜教，二人齊道，大人讀破萬卷，天下奇才，古云宰相必用讀書人，將來還要變理陰陽，宰割天下，此不過小試牛刀耳，何必過謙，大人此來，兄弟們倒可以藉作模範也，撫軍又說道，大人的關防，早已奉到，在兄弟那裏封存，回頭差藩司恭送前來，接任之時，兄弟再來恭賀，說罷告辭，下邊一聲傳伺候，門外連聲炮響，執事排班，仍是二堂送轎，呼擁而去，隨後藩臬守道府縣，以及佐貳雜職，紛紛稟見，傳藩臬道府避見，水傳首縣問話，其餘官員，俟接任傳見文官一過，

武職又來，只過提鎮，餘者一概免參，接着又是福州將軍拜會，詩金宴，瑞麟因將軍孫世中堂至親，接見時禮貌甚恭，將軍道，聞說欽差大人，與舍妹瑞錫榮如交情甚厚，前月崇如來信，選長大人乃天下奇才，主子十分隆重，豈見瑞麟在台下跪拜，瑞麟到不敢，見是年輕初宦，有手到之處，還請指示一二。瑞麟一聞，二心連喜，瑞麟纔換了便服，來至後堂，見清堂擺設，瑞麟道，瑞麟設幔，氣不齊楚，房中設喜官懸符法，（將來以崇獎醮之）又到各房一看，舊已漆設完好，樓閣前室光明，猶如天宮一般，家人在後堂掛掛燈燭，清堂掛五色玻璃宮燈，光輝燦爛，堂中一對廣錫鋪地臺，高有五尺，腳巨燭台，兩旁滿堂如畫，堂中設了滿漢金席，五個座位，俱是大紅緞子平金的鋪墊，兩旁鋪了紅毛五彩織緞地氈擺設齊備，招呼丫鬟請老太太，老爺太太吃下馬麵，老太太因堂居中坐了，姑娘坐在左邊，瑞麟右邊，兩個媳婦下邊相陪，老太太因下堂，又看了看席面，問道，這都是首縣辦的差嗎，瑞麟答應道是，老太太笑笑，昔年親

常聽的說，外官擢升進京，名曰登仙，（此是前明之謠，明制京官，最貴勢利，勝外官十倍）由今觀之，京官又何嘗及外官乎，你父撐潑兵糧，雖是有人巴結，尚不似此面俱理也，一家開懷暢飲，盡歡而罷，次日早朝，吩咐排衙執事，到各處謝步，惟督撫將軍提督請見，別的衙門，概係擋駕不許當，圍邊圍衙，即有布政司前參送印，瑞麟換了朝服，望闕謝恩，將印收過，於印上拜表謝恩，藩司告退，參堂半盤，飯罷，傳禮房呈接任事宜禮單，瑞麟看畢，登壇頭叩廳牌，次日午刻接任，受局員衙參，本衙屬全人卯，到了三日，各官衙門官廳伺候，吉時一刻，瑞麟仍穿朝服，堂下設了香案，望西北百餘里跪九叩首，畢，跪之思，瑞麟、撤去香案，換了朝袍補褂，高坐堂皇，早見參堂呈報，瑞麟、由參堂攝衣升堂，跪拜參高，禮房高唱免，司道立起，疾趨而下，又見參堂參，禮房唱道起去，府縣趨退，隨後是佐貳雜職參拜，瑞麟則危坐受全禮矣，文官參班，又是武職參堂，官員參過，吏房呈上花名冊子，唱名冊卯，瑞麟已下，雲板叮

噙。閃開暖閣，按院退堂，又有將梅將軍提鎮，前來賀喜，應酬過了，已至上燈時節，此時冀府朋友、並新收家丁，俱已到齊。朋友拿帖道喜，家人叩賀，又忙了好一回，纔無事。瑞麟同上房換上便衣，用了晚餐，命司書執燈前照，到辦擗案的師爺房裏，跟師爺的爺們一見，說大人來了。師爺正在用飯，慌的丟下飯碗，立起照應。瑞麟道：老夫子請用飯。兄弟沒便坐談。師爺道：恕不恭了，家人獻上茶來，師爺親手送過，纔草草將飯用罷。撤去傢伙，揩面漱口，又重新沏茶，未上陪坐。笑道：老東家今天勞苦了，瑞麟道：也不怎的，師爺道：足見天降大任，必予厚福，就今天老東家這副精神，應酬一天，毫無消減，就是人所不能了，若是晚牛輩，早不知累成甚麼樣子了，（滿口諛諛，有這樣老夫子，烏得不敗）瑞麟聽了，喜形於色，說道：兄弟大猶人耳，惟精神健旺，乃是自幼如此，（亦着了道兒）今天接任的事已完，請老夫子起個謝恩的稿子，明天就要拜摺，師爺答應道是，少時送上，瑞麟立起，師爺送出房門，瑞麟回至上房安歇，

次日拜過摺子，就有藩臬兩司呈送卷宗，果然少年及第自有才初蒞政途認真，數月之間，平反了幾件貪贓枉法的案子，題參了幾個守領，於是直聲大震，天子傳旨保獎，縉紳側目，督撫提鎮莫不逢迎討好，且說清初乍定粵東，建設平南青南二王府，以資鎮攝，後浙中楊自西，由粵撫內擢兵垣，上疏言粵東不堪兩王，條其累民之弊，二十餘事，得旨遷耿精忠於閩，時耿正奉旨遷閩，耿素性驕侈多爲不法，聞按院朝內有人，且負直聲，爲帝所眷，初到之日，督撫按院往謁，即待瑞麟以殊禮，略分言情，降格納交，常常請瑞麟議會，青藩性好漁色，宋蓄歌妓，往往有掠取民間者，內有二姬，一名么鳳，一名雛鸞，色藝最佳，耿所素寵，一日瑞麟因有案情難決，心中悶悶，適耿折柬相招，瑞麟至府，酬酢之間，未免快々，耿不而問之，瑞麟備述所以，蓋此案頗涉耿也，耿聞出家妓畜之以悅之，而二姬在焉，檀板一敲，絲竹競奏，二姬漫擊度曲，歌聲圓轉，餘韻警揚，香風鬢之音，其時瑞麟已醉，狂態大作，注目視之，見二人均在二八年華，華日清

盼，光豎照人，不覺神爲之奪，遂口頰畔張禹錫，感嘆見情渾問事，惱煞江東刺
 史腸之句。耿笑曰，小柱學紫雲矣，雖然，君真好戲，僕非李愿，願以二女奉贈
 ，瑞麟聞言，連忙拜謝，（這戲成了天真爛漫矣，是見酒之亂性，勿論人心思深
 淺醉後不免發酸真像）耿大笑扶起，又吃了幾杯，席散告退，開道回衙，到了後
 堂，二童早已送到，向前請安，瑞麟此時帶酒，慾火難煞，不暇顧忌當晚宿在書
 房，令二童侍寢，玉虹也不在意，惟弱蘭忿不可抑，欲起衝突，玉虹力勸不從，
 又是老太太出來化解，說這斷非我兒心思，青兩王屈身下交要好，怎好却之，且
 青兩勢利最重，萬不能得罪，賢媳看我面上，不要合他作難，（曠受縱容口聲可
 笑，弱蘭被沈波說的，倒也無可如何，從此弱蘭便與情深色矣，三年差滿，奏請陞
 昇。過了此時，奏上諭，吳振宗，巡按閩浙，實心任事，只知爲國家守法，彈劾
 毫不瞻徇，毅然與百姓伸冤，奉反更無顧忌，因之官者震厲，吏民相安，清節自
 履可嘉，酬庸自宜逾格，着吳振宗陞授福建巡撫，仍兼閩浙巡按，勿庸來京陛

見，請撫賞，查京另候簡用，欽此，奉到上諭後，文武官員，前呼後擁，青藩更喜不勝，擇吉接任，拜摺謝恩，闔省大小官員，俱備省恭謁，前撫起身之後，俯首跪送，撫若，備極壯麗，便將參移往巡撫衙門，較舊日聲威，更增數倍，又有招保秦陳方為撫標中軍參將，是年秋間，為老太太七十茶慶，兩省官員，俱來拜壽，浙江撫台遣官祝嘏，頭門憑牌屬下官員，凡有賀禮，只許壽幛燭酒，餘者一概不收，誰知他是巧於受賄之法，那些不肯官吏，早已領破意旨，暗將金銀珠晶細於酒罇上加封條，彭明昭著的送進撫衙，瑞麟吩咐所有禮物，俱送後堂存儲，（已知此酒必佳也）青藩遣官賚送賀儀，係紅緞壽幛一軸，枕香雕就麻姑一座，約有三尺多高，肩挑一對酒罇，係翡翠琢成，內盛滿醇酒，罇口加封，（不問而知為珠寶）瑞麟明知禮重，不敢遽收，老太太聽說要看，連聲讚好，瑞麟道，恐罇中藏有奇珍，他係藩王，不便領受，怕有招謠，老太太說禮僅二色，壽幛係賀禮常品，一個木雕麻姑，不過古玩耳，縱有假帶，未曾顯露，即

有謠言，亦細故耳，不收反惹藩邸見怪，樂得收了，倒是交情更厚了，瑞麟聞言，也就吩咐回帖領謝，到了正壽之日，署門灑燈結彩，二堂演戲，藩臬守道，前來拜壽，後堂遍懸壽幛，中間掛着一副五彩織就的瑤池獻壽圖，仍是杭州織造送的，案上雙燧燭，寶鼎焚着壽字異香，案前擺着青藩的麻姑進酒，司道後堂行禮，瑞麟陪叩，禮畢起身，瑞麟留他三人在署陪客，三人不敢推辭，唯唯聽命，其時首府縣早已到齊，省外府廳州縣，陸續已到，還有浙省來的官員，並本省武職，大衆公議，凡屬拜壽者，不許到即登堂，人勢過來，怕中丞人人陪叩，不勝其勞，俟各員到齊，分班晉祝，（恭維上司無處不體貼入微官場可歎）於是各官廳中，擁擠不開，府廳係首府照應，州縣長首縣奉陪，武職官員，自副將以下，自有陳方照應，天到巳牌時候，屬員已齊，排開班次，府廳一班州縣一班，武員一班，俱是花衣補褂，濟濟登堂，吩咐動樂，兩部鼓吹，一齊競奏，賀客雍雍穆穆，屏息疾趨，但聽得靴聲轟々然，震動堂階，堂小人多，不得盡容，於是乎堂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第三十五回 太夫人痛孫喪命 大中丞起服陞官

話說司道恭維中丞善人有後，試啼聲而知英物，瑞麟大悅，親手把錢，與司道痛飲，盡醉方散，少不了又有各官送禮道喜，不必細表，此時瑞麟頗立門戶，怡情聲色，故年年着吳徵進京，孝敬中堂，並錢虞山，緣劉正宗已調戶部尙書，軍機大臣，故又須照應正宗，格外還有錫貴每年應酬京中，總不下五六萬金，外又託錫大爺代爲應酬言官，所以瑞麟縱有賄聲，而京中並無言者，閩督亦素知其朝內力量甚大，不敢多事，默默而已，光陰易過，荏苒將及三載，朝廷屢々傳旨嘉獎，內外官員，極力恭維，聲名大震。粵藩平南王尙之信，亦遣官納交，豈料盛極必衰，這年閩地天花流行，兩位公子，一齊出痘，兩位太太，各自調護其子，老太太與老姨太太，不分晝夜，兩邊照應，請醫許願，日無暇晷，時兩公子年已三歲，性俱聰穎，老太太含飴弄孫，願養爲樂，鍾愛異於尋常，所以自公子出花日起，老太太便目不交睫，詎意痘漿不瀝，藥餌無功，七日之間花苗焦枯，

毒針內陷，老太太時時哭泣，寢食俱廢，延至十日，一並夭折，闔家啼哭，旁人猶可忍受。惟老太太的死去活來，闔家前文屢勸，雖然止住哭聲，然而年老之人，傷成過重，痰喘滿發，飲食不入，醫藥罔效，性若痴迷，不上半月工夫，嗚呼哀哉，瑞麟真不交婦女。果哀痛哭一回，中軍陳方上來哭奠過了，勸道，老太太已經時天，大人儘哭何益，這節哀，辦理大事要緊，瑞麟纔止住哭聲，命人請兩司前來議事，又發軍兵整備城關防諸出，預備送交督署，一面換了孝服，設苦佈靈，停不時刻，淨與俱到，一齊上女躬奠，禮畢，廡前設了兩座，請兩司坐定。瑞麟道：予小子不叫吳天，禍及牛妣，請司貴親奉撫按印信，賚送制府即請代報丁艱，所有應辦事宜，煩兩司暫爲料理爲要，設罷，命書司到房捧出兩個印箱，瑞麟親手打開，給兩司看過，裝在箱內，加了封條，交與兩司，兩司告退，親自捧起印綬，出至大堂上轎，迺至督署稟見，總督驗過收入，立刻拜摺進京，兩院公事，總督暫時兼理，瑞麟這裏遣人到處報喪，三日大殮，衆官俱來弔唁，

仍請兩司及首縣照應弔客，聘請僧道庫經過了五七，僱了兩隻大海船，搬柩回籍安葬，同官祭送，自不必說，此時惟有中軍陳方授職，未能跟隨，其餘路尙義，方以忠，凌漢臣，三人，雖然各保都守等官，未蒞實缺，都不肯在外人手下當差，情願伴送大人回里，瑞麟心喜三人誠實，許以相機提拔，在路非止一日，到了上海，換坐江船，送至太平府，將靈柩請進故宅，請僧侶禮懺七七四十九日，擇吉設弔三天，歸葬先營，至期會葬，賓客不下千人，寶二東亦遣長子寶虎，前來弔喪，帶來折祭奠儀萬金，祭奠過了，與玉虹兄妹相見談叙家常，方知其母秦氏，於春間病故，玉虹哭了一回，就請寶虎在內書房居住，（寫玉虹處處心細生怕其兄在外惹禍）歸窆之日，喪儀之盛，浮禮之奢，無不達於極點，遠近觀者塞途，俱嘖嘖稱羨，事過之後，瑞麟仍回金陵守制，時福制軍久已內調，升授文淵閣大學士，軍機大臣，新制軍楊翼聖，係福海門生，與瑞麟有同門之誼，因而常常往來，瑞麟驕奢成性，不敢淡泊，守禮之暇，恆怡情於酒色，以致狎客盈門，

徵歌選舞，時作北里之遊，娟娘訓教，非但不肯聽從，甚至反唇相稽，玉虹亦屢屢規勸，愈不肯聽，弱蘭恨其治遊外宿，亦常常反目，因此瑞麟負氣，日讎賓客，並忘其爲在家守制也，時金陵有名妓賽莫愁者，色藝冠絕一時，水師遊擊賴陞眷之，與有嚙臂之盟，討娶有日矣，瑞麟聞而艷之，借狎客數人往訪，賽莫愁不肯應客，以現已從良辭之，瑞麟飲恨在心，暗差凌漢臣伺察，見賴陞在彼，則窘辱之，且說賴陞係滿洲正黃旗人，其父曾做過四川總督，家資千萬，彼以陰生起家，保升今職，年在二十四五，生的如粉雕玉琢一般，故賽莫愁一心願意嫁他，這日賴陞到了院中，賽莫愁備酒對飲，凌漢臣早已訪清，帶了幾個伴當，撞進院內，聲聲叫賽莫愁出見，鴛兒連忙陪笑說道，院中雛妓甚多，任憑老爺挑選，賽莫愁現已從良，不日就要出嫁賴大人了，不便見客，漢臣罵道，你這個烏龜奴才，開口拿着甚麼烏龜大人疥大人的，來嚇唬老爺，豈不知他也是花錢，老爺也是花錢，別說還未出嫁，就算已經出嫁，老爺要玩，也得趕快出來教老爺玩玩，

不然。將他的爛皮都要剝去，鴛兒也就把臉一沈說道，你不要滿口胡言，自討沒趣。漢臣大怒，一掌打去，把個鴛兒打倒在地，罵道，快快叫賽莫怒出來見我，再說半個不字，一定搗碎你這個窩窩，嚇的鴛兒爬起就跑。漢臣隨後趕着要打，一直趕至賽莫愁房內，此時賴陞忍耐不住，從房內走出罵道，何處地痞，敢在此撒野，凌漢臣一見，料是賴陞，也就罵道，你是龜奴嗎，用管不管閒事討打，速速滾了出去，誰老爺來玩，賴陞大怒，照着漢臣面門就是一掌，你想想有意找尋，自然早已留心，一伸手接住賴陞的手腕，向前用力一拉，只聽的撲通的一聲，摔了一個筋斗，賴陞的跟隨人等見了，一齊攥拾棍棒，發一聲喊，圍裹上來，賴陞爬起，搶起一根門門，照頭便打，漢臣跟來伴當，赤手空拳，不能抵禦，向外逃走，漢臣見來勢兇猛，只得閃走騰挪，力敵衆人，鬥了一回，一來是衆寡不敵，丹則是衆人俱有傢伙，自己空手不能取勝，心中一急，將身一縱，颯的一聲直上房去，揭起幾片瓦來，照準衆人打下，但聽得唰唰兵兵兵兵，的響了一諫，

早把衆人打的頭破血出，抱頭鼠竄而去，此時賴陞也被打的鼻青眼腫的，跑回營去，漢臣從房上跳下，賽莫愁早已將一門關了，漢臣大怒，就地檢起那根門門，搗了幾下，門扇已壞漢臣進房，將妓女賽莫愁打了個皮開肉綻，自己報名道：我老爺名叫凌漢臣。現在吳府住開，你叫那個賴皮大人，只管到那裏尋我，或係用武，或係與訟，各聽其便，老爺若是退避，就不好算漢，說罷在枱上端起酒來，吃了幾杯，搖搖擺擺走出門去，院中連忙差人知會賴陞叫他想法出氣，賴陞一聞，知是瑞麟暗中差遣，如軍講武，雖令營兵士，亦難取勝。若是與訟，則彼勢傾朝野，更難相敵只得暗自暗來院中，見賽莫愁遍體鱗傷，未免悲感，賽莫愁倒在他的懷中，哭個不休，叫他想報仇，賴陞道：今日是之辱，誠不可忍，但也要知彼知己，當言道，識事務俊傑，豈可冒昧從事，自速其禍嗎，這個姓凌的，原係吳振宗所蓄的死士，與我一面不識，何至尋我爲難，原係吳振宗那日來遊，你不肯接見，因言決絕，他不便發作，暗差姓凌的前來打鬧，以洩其忿，但是眼前復

仇，實無良法。講動粗的，雖有三營兩營，也不濟事，這個姓凌的還不算甚麼，尚有兩人，一個姓哈，一個姓方，俱是有名的英雄，這還不算，更有他的那個曹氏太太，聽說是獨霸山東大盜竄二東的女兒，文武全材，自幼得異柳傳授他的劍術，能吹氣如虹，殺人於百步之外，你想可能取勝於他呢。若論細的，更是勢力無窮了，他本身係兼撫按兩院，中堂世榮，閩學福海，俱是他的恩師，吏部錢謙益，是他泰山，戶部劉正宗是他父親的門生，現在總督部堂，與他同門，相交頗密，況且帝眷方隆，將來起復，尚不知如何重用，此時與之涉訟，那個閩官能奈何他，豈不是自速其禍嗎，大丈夫自當忍辱負重，故韓信受辱胯下，終能滅項，狄梁公身事僞周，卒安唐室，書云因利乘勢終有報復之秋，俗語云，君子報讎，十年不晚，特遲早難卜耳，（賴陞胸中抱負亦自不凡莫以武夫小子此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忍辱負重正是留候淮陰心胸故終遂其志）賽莫愁聽了，甚為有理，也就甘忍晦氣，不敢想將虎鬚，這且不講，再說瑞麟在藉守制，日日粉黛怡情，絳

悅耳，不知不覺，三年孝滿，起復進京，宮門請安，到了京城，先行私謁兩中堂，與錢劉兩位尚書，各有厚禮，奉獻，此時錫賞，已陞了侍郎，因為瑞麟作曹邱生，揄揚於各當道之門，故又交往了豫王、康王，忠王，義王，鎮國，護國，兩公，瑞麟不惜重賂，王公左右，俱有厚贈，一時朝廷內外，莫不稱道吳中丞之賢，此時係康熙七年，仁皇帝尚在沖齡，雖是實心求治，維以瑞麟為先帝特授之士，且留心咨訪，莫不極口稱贊，天子謬採虛聲，於召見之日，大加褒獎，又問了間海疆形勢，邊防機宜，瑞麟奏對極旨，天子大悅，次日即奉諭旨，兩廣總督豫良，着調授雲貴總督，遺缺着吳振宗補授，欽此，瑞麟奉旨之後，仍是先見虞山，商議邊疆謝恩，還是虞山代辦，次早令其自己投遞，候到朝罷，又到世福兩中堂庭，道謝師恩栽培，復至劉正宗處，及各王公府，道謝鼓吹之德，回轉寓所，即有同鄉各京官及兩粵京官，前來賀喜，又蒙召見兩次，賞賜甚多，此時臺灣軍事吃緊，福建沿海城池，紙紙天陷，粵界因亦戒嚴，時值初秋天氣，

北風漸起，本亦定期出京，尙未入奏，這日正在辦理陞辭摺子，門上家人慌々張々進內報道，聖旨下，請老爺前廳接旨，唬得瑞麟面目改色，正是，方思違表辭丹陛，又見王言降紫宸。未知究爲何事，且看下同分解。

遇安主人評曰，瑞麟年年差吳徵進京，孝敬當道，歲費五六萬金，是則三年之間，近二十萬矣，此知其款，未識來自何處。而都中得賄，無人肯言，外官畏其勢大，又默不敢言，以致閩浙百姓脂膏，被其陵削無餘，而朝廷猶且嘉獎，官察萃起恭維，以奉承之義賞之，則宰相官之溺職，甚於瑞麟，彼瑞麟者，不過各當道之聚斂小臣耳。

粵藩尙之信，亦遭官納交，以寫其盈滿之極，陽極陰生，故兩公子空場，老太太亦卽因之而病故，如於此時，能悟盛衰之理，慎以持躬，退休林下，猶不失爲富家翁耳，可惜見不及此，終歸敗亡，故持盈保泰，君子宜慎之也。

任性所爲，綱常盡廢，讀禮之暇，怡情聲色，尙有心肝乎，乃庶母懿訓不

尊，妻室規勸不聽，弱蘭更善於不規過，只因恨其外宿，以致夫妻反目，不過爲爭夕耳。豈詔伏良人之心也哉，是必垂負氣故意爲之。

賽莫愁日日從良，不肯應酬貴客，正也，而瑞麟非但不爲憐惜，且暗囑僮父，任情摧折，必使香銷玉碎而後已。由此觀之，足見其濫淫漁色之始心也。賴遊擊講復仇之難，非畏權勢，乃知彼知己耳，聽其因利乘勢之論，必欲待時而動。計出萬全也，故後來果不出所料，卒能行其志，一身細事，既能籌畫如此無遺，其謀軍事，又烏得不摧枯拉朽乎。

第三十六回 賜寶刀經略四省 募貨戶計遣三軍

話說瑞麟總得聖旨到門，心頗驚異，只得換了吉服，設下香案，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禮，押旨官宣讀一遍，原來是鄭成功總統大軍，侵犯惠湖一帶，連破十數州縣，官軍望風逃遁，特旨加為粵東西閩浙四省經略，欽賜阿比隆刀，賞穿黃馬褂，兼轄滿漢，提督以下，准其先斬後奏，二省軍務，便宜行事，着其急速出京，兼程馳赴任所，瑞麟拜了賞賜，將寶刀馬褂收過，又與臥差見過禮，欽差坐了一坐，告辭回朝復命，瑞麟忙忙招謝恩，即請陞旨召見，之時，極蒙恩諭御筆親書南服屏四個大字賜之，面諭云，朕依卿為屏翰，卿宜盡心厥職，勿負朕意，瑞麟免冠叩頭說道，臣以一介書生，蒙先帝特簡疆吏，因母艱歸出，未與國家出一毫之力，皇王不但不以臣為不肖，更蒙逾格超陞，知遇之恩，雖殺身難報，臣敢不竭盡忠誠，以報陛下，康熙皇帝大喜，又獎勵了一番，遣禮部回宮，瑞麟下朝，便到兩中堂並處山頭六兩尚書處，預敘辭行，復至各王公府稟辭，次日各處

設席餞送，瑞麟以朝命緊急，不敢遲延，一概辭謝，過了三朝，便收拾出京，由天津航海而下，到了上海，吩咐吳徵返回南京，教他照應着將宅上一切事情，料理清楚，將老姨太太，帶同兩位太太率全眷由汗道前赴住所，自己因君命在身，不便回家，仍用原船送至廣東，吳徵領命去後，瑞麟雇船，行至甯波碼頭，即有防軍並綠營將校，帶隊迎接，府縣官員，手版稟見，瑞麟接見之時，問了幾句民間情形，海疆防務，吩咐嚴查海口，保衛商民並不登岸，開船前進，沿途碼頭，俱是如此。這日船抵廣州，早有閩省文武官寮，並將軍都統，在口岸迎接，平南王尙之信，也派官相迎，瑞麟行裝下船，頭戴大紅寶石頂珠，身穿兩團龍黃馬褂，下襯藍色開衩箭袍，腰懸兩條忠孝白帶，足踏尖頭官靴，坐在綠呢轎內，三聲炮響，帥駕起行，前邊滿漢兵馬，排隊先行，後隨全副儀仗，轎子前頭，凌漢臣全身武裝，背上駝着黃袱包裹一口寶刀，有三尺多長，硃書射條，欽賜阿比隆刀，某月日臣吳振宗謹封，文武官員見了，無一人不心中警惕，進了行臺，坐定，司

壽拿着幾副拜帖，瑞麟一看，頭一副就是尙王差請安，其餘是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廣州將軍，還有兩本手版，係廣東提督，廣州總兵，瑞麟吩咐請進，衆帥進了北廳，瑞麟出見，衆人先請了聖安，然後行王客禮入座獻茶，衆人齊道，早已接過京報，知道，略大人帥駕將臨，日日派隊下在碼頭伺候，閩省軍民人等，盼望帥駕，大有後無吳越之勢，今日始慰雲霓之念，瑞麟道，兄弟一個書生，蒙今上逾格超拔，辭不獲已，自愧不諳兵機，甘輕任重，全仗諸位仁兄隨時指教，衆人道，願聽經略指揮，瑞麟又問了問臺軍入境，見否規仗，究竟勝負如何，衆人回道臺兵出沒無定，防不勝防，沿海州縣，屢被屢失，大兵一集，彼軍即退，兵勇稍單，彼軍又至，以致屢次敗衄，十分危殆，瑞麟把臉一沈，說些貴提督總兵之過，彼即出沒無定，難道說不能嚴禁海岸嗎，且水師是做甚麼的呢，一句話嚇得提鎮連忙站起，曲背躬身，唱個大諾道，經略訓教的是，是阿比薩刀的效驗，經略之威，自是怕人，此時將軍督撫，皆如芒刺，滿面飛紅，一言不發，瑞

瑞麟送客，衆人告退，瑞麟送至屏門，又見司書拿上許多手版，大約是閩省文武稟見，瑞麟並不觀看，吩咐明天接任堂見，當晚無話，次早起來，前督將督兩廣的印信旗牌，差藩司送到，瑞麟驗過收訖，便命督標中軍紀成，傳齊軍隊伺候接任，堂下擺了香案，望闕行三跪九叩首禮，謝恩授事，禮罷升堂，拜過了印劍，請過一傍，入了公座，閩省文武按品級參堂，此時提鎮俱是戎服佩刀站堂，文吏武員，十分威武，各營將校，帶隊任堂下參拜，事畢退堂，卽有卸任總督，前來道喜，瑞麟以客禮相待，將軍巡撫道喜，卽以屬寮待之，以有受轄不受轄之別也。接首又是平南王遣官道喜，忙了一日，次早瑞麟傳齊執事，拜廟闕城，並親到尙王府中，請安謝步，尙藩請進，待以賓禮，讓之上座，瑞麟道：學生職隸屬下，那敢與王爺分庭抗禮呢，尙王言道：閣下奉旨經略四省，總制軍馬，連本藩亦在屬員之列，本藩曷敢以區々微爵，而傲天子總戎嗎，瑞麟道：王爺太謙了，朝廷莫如爵，學生怎敢僭分自大，一切軍旅事情，還得在王爺跟前領教呢，尙王再々推

讓，瑞麟只得坐了客位，虞侯獻上茶來，瑞麟道，學生初到，還未躬謁殿下，乃蒙王爺一再遣官存問，學生真是愧不敢當，刻下臺匪入寇，沿海州縣，屢被蹂躪，官兵不能抵敵，王爺久鎮此邦，必有妙策，請賜大教，俾得遵循，尙王道，本藩爲此事籌之熟矣，滿漢軍隊，因承平日久，未經戰陣，士卒膽怯，且當年舊旅，裁汰死亡，新招營伍，又未經切實訓練，臺兵教練頗良，極有紀律，鄭成功係前朝宿將，調度有方，我軍烏得不屢戰屢敗呢，今有番禺蛋民，周玉，李榮，以捕魚爲業，所製船隻百艘，其船可以設船槽，列器械，三帆八棹，衝鋒若飛，船上之人，俱識水性，如能加以遊擊之任，可得水軍三千，橫行海面，遊弋各口，臺軍不足懼也，瑞麟聞言，說道，卽請王爺派官前往招來，學生卽營委以重任，尙王允諾，瑞麟告退，尙王命蔣經略大轎請至二堂，讓瑞麟乘轎，打躬相送，瑞麟回署，標了兩枝令箭，命湘州鎮劉進憲，廣州鎮曹思功，帶領本鎮兵馬，嚴防海岸，遇警且勿與戰，堅守營壘，使其不敢深入，又傳將軍提督，而授

方略，令其各帶兵，出屯某堯香山一帶，遙爲兩鎮聲援，若遇敵軍，金鼓退，以爲疑兵，彼軍不知虛實，勢要退走，再以馬隊逐之，可獲全勝，分撥已定各軍自去料理，住兩日，尙王差官帶領周玉李榮，前來稟見，瑞麟吩咐傳進，聞共船隻人數，共有若干，及防寇之策，兩人同道，漁戶船，計有三百艘，每船可藏軍士三十人，現在同業漁入，共有五千之數，俱能泅水如履平地，大人若再添水軍五千，湊足萬人，發兵如來，不須接戰，俟其登岸，我船齊出奪其船艦，彼軍必驚而思退，大人派兵由汙路迎擊，可截其歸路，彼軍雖勇，身臨絕地，兵無鬥志，不難一鼓殲擒也，瑞麟大喜，立賞予遊擊職銜令其將全船人等，速速造冊，收爲水軍，又撥水軍五千人，令其統帶所轄軍械軍裝，着軍政司照撥，應支糧餉，俟造冊俱領，當發給防海水師遊擊觀兩記類，二人拜謝，受命而退，住不兩日，冊籍造成，令其回船預備，又傳密令，飭知各軍，如遇敵軍來時，仍按前令行事，但見敵退，出全隊猛擊，如能擒巨魁者，逾格超陞，倘有畏縮不前，致令敵

軍逃遁，定以軍法從事，各軍得令，個個小心，准備廝殺不題，且說臺澎鄭成功，得報，設清廷欽差前福建巡按吳振宗，爲四省經略，兼總督兩廣，以爲乳臭小兒，不足介意，點起兩萬人馬，水軍五千，命大將軍劉國材統領進攻廣州，又命掃北將軍鄧耀，帶兵萬人，暗襲雷州，以分敵勢，且說劉國材，帶了五十隻大船，來至海岸，見無水軍把守，差探回報，離海三十里，有兩座營盤，約計不過五六千人，國材大喜，整隊上岸傳令水軍，調取三千人上岸助戰，留兩千人防守船隻，上的岸來，整旅前進，走不多時，早見一座營盤，營門緊閉，並無旗幟，國材納悶，心中想道，縱然吳振宗書生習氣，不諳軍機，何至手下提鎮，也就疎於防務呢，其中恐有詐謀，須要留神，想罷令三軍紮下營寨，以防衝突，分兵一萬，並攻敵壘，衆軍領令，將大寨紮住，分出四成馬隊，六成步隊，嫉馳敵營，到了跟前，吶一聲喊，直衝營牆，但聽得一聲炮響，旗幟豎起，壁上遍站兵卒，槍炮齊施，國材傳令速退，營中並不出追，國材疑其軍隊無多，不敢出戰，又率兵

回攻，如此數次，營中守備甚嚴，未易拔取，國材自營升帳，與衆計議，參謀官高要方獻計曰，敵人屢經挫衄，自知兵力不逮，特設此計，以扼要害，使我兵不敢深入，以防腹背受敵耳，攻其弊壘，彼不出戰，守備又嚴，曠廢時日，以老我師，彼則徵生力軍乘之，豈不反受其制嗎，爲今之計，不如留兵萬人，守住要道，元帥領大軍直趨廣州，這兩營兵士，豈不成了孤軍嗎，廣州一破，此兵不戰自潰矣，國材深然其說，便傳令留馬隊兩千，步隊五千，水軍三千，對着敵營紮下三個寨，守住路口敵營出則猛擊，不出則困之，不必圍攻耗傷人馬，吩咐一聲，帶了大隊人馬，向廣州進發，行至東莞境內，遙見山紮前着兩個大營，國材揮兵前進，但聽得鏜鏜炮響，兩營軍隊，一齊擁出，列陣以待，國材傳令，將軍馬分兩路迎敵，忽聽敵營一片鑼響，槍炮打出，臺軍奮勇猛撲，又聽得山後炮響，滿山遍插旌旗，國材正在遲疑，又聽的戰鼓雷鳴，敵軍盡退，山上旌旗不見，此時國材，滿腹疑團，進退維谷，方欲收兵，只見一騎戰馬，如飛而至，國

材一見，驚的面目改色，正是，正遇勁敵難決勝，又來急探報軍機，未知所來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遇安主人評曰：臺軍侵犯閩粵，故有經略四省之命，賞阿比隆刀，先行後奏，賞穿黃馬褂，御書南服屏翰賜之，而諭朝廷依爲屏翰，卿官盡心厥職，其榮與登壇拜將何異，知遇之恩，不爲不隆矣，凡稍有人心者，自當捨身爲國，以報君恩，就章階級微長，遠易初心，則隆恩殊典，適足以助其奸耳，國家用人，可不慎歟。

接見將軍督撫，俱係平行官階，不過受其轄耳，自然不好施威，提鎮質隸其麾下，可以先行後奏，故大使經略威風，毫不假以顏色，直叱其過，純是打草驚蛇之意，不然，初次見面，尙未接任，何必如此風厲，且提鎮亦謝過矣，又何必端茶送客乎，其叱提鎮者，實欲施威於將軍督撫耳。

觀瑞麟與尙藩相見，毫無矜飭之氣，其貴藩兵亦在其經略之中，彼所以自謙

者，乃欲以結納之耳，尙之信性最殘暴，而待瑞麟則禮貌甚恭，是殆有深意存焉。

尙之信剛而多虐，勇而寡仁，嗣父而王，似乎無甚用處，然聽共論粵軍取敗之理，確係知兵，至募蛋民繪船爲水軍，尤係籌畫盡善，故瑞麟用其計，能一戰而殲臺軍也，惜乎首鼠兩端，不終臣節，自取滅亡，殆受剛愎寡仁之害歟。觀瑞麟調遣各軍，授以方略，處處設爲疑陣，令敵人無從揣度，以緝敗不堪之兵，勝虎狼之敵，指揮如意，一戰成功，大有綸巾羽扇之風，不維少年書生，有此英物。

劉國材本善用兵，觀其初攻海岸礮壘，便處處留神，及領兵進趨廣州，仍留三營把守要路，是未進先思退路，特未慮及蛋民邀其後耳，設不分調水軍登岸，勝敗尙不可必。

第三十七回 破臺兵令軍受賞 征山寇經略出師

話說劉國材正在交戰，只見一騎飛來，到了陣前，滾鞍下馬，說道，啓稟元帥，大事不好了，元帥走後，有周玉李榮，帶了三百艘繪船，暗藏軍火，於夜間潛榜戰艦，迎風縱火，槍炮齊施，五十隻戰船，兩千水軍，俱已復沒，劉進忠賈思明奮勇殺出，我兵死無退路，一時俱潰矣，劉國材聞報，唬的幾乎張下馬來，便傳令急退，陣角纔動，山上早已望見，知是海軍成功，連珠炮響，畫角齊鳴，滿漢兵馬一擁齊出，（此即瑞麟面授方略亦可謂之知兵矣）臺軍胆怯，那能抵敵，大敗而逃，正走之間，迎頭撞見劉賈兩鎮兵馬，乘勝而來，截殺一陣，一萬五千兵馬，只落兩三千人，劉國材帶了幾員驍將，捨死忘生，殺出重圍，不敢收歸海岸，竟奔雷州依鄧耀去了，這一陣傷了臺灣人馬兩萬有餘，頭號戰船五十隻，劉國材僅以身免，臺灣聞吳振宗之名，人人恐怖，從此臺兵不敢正窺內地，且說衆將大獲全勝，斬擄無算，回轉省城繳令，瑞麟大擺宴筵，與諸將慶功，次日即

具摺奏捷，過了幾天將戰功冊籍造齊，又具摺開保交戰出力人員，住了些日，奉到上諭，吳振宗調度有方，殲除巨寇，智勇可嘉，着賞給毅勇巴圖魯勇號，錫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廣東將軍提鎮，率軍親冒矢石，不無微勞，加恩着將從前歷敗處分，悉與開復，並各記大功一次，其餘將校，奮勇摧敵，洵堪嘉尚，宜予優獎，照着所請辦理，所有滿漢兵丁，俱賞給一年恩餉，其陣亡將士，着吳振宗查明照例請卹，欽此，瑞麟接到諭旨，立刻行知各官，滿城文武，莫不稱頌經略功德，周玉，李榮現已官授遊擊之職，瑞麟又令其帶領本部繪船，巡查海面，於是海寇遠遁，洋面肅清，已是威名大震，屢邀朝廷優獎，此時邊維翰，亦官至泉州鎮總兵，瑞麟保陞爲廣東水師提督，保陳方爲湖州總兵，路尙義陞爲督標中軍副將，方以忠，凌漢臣，俱授督標遊擊，衆人協力輔佐，封疆安謐，瑞麟復善於察吏，文吏亦不敢爲奸，於是四省大治，（可爲有才設於此時告退豈不爲一代名臣乎可惜可惜）這且慢表，再說吳徵回轉金陵，搬取家眷，老姨太太聽說廣東用

兵，不肯前往，兩位太太，也就不肯冒險，願在家中，以待平靖，過了年餘，又接瑞麟家信，說刻下境內太平，請庶母携眷前來住所，享受榮華，娟娘嫌瑞麟諸事違背，不願見其胡爲，況家中事業又大，無人執掌，因與媳婦商議，教兩媳帶領諸姬赴任，自己上了年紀，受不了蠻煙瘴雨，情願在籍料理家務，照應庶幕，兩媳苦勸不聽，只得收拾行裝，僱船赴粵，老姨太太於起行之時，備席爲兩媳餞行，飲酒中間，兩媳說酒，但願你兩人一路順風，到了廣東，速速回信，免我掛念，你去性情輕浮，嗜酒好色，喜交非管之客，況且矜才使氣，眼底無人，這都是取禍之道，仕宦豈有盡時，你兩人要勸他急流勇退，以成其名，現在朝臣無人攻其短者，徒以親翁與世福兩中堂在耳，諸公年紀俱高，萬一退位，恐不旋踵而攻之者起矣，切記切記，（娟娘真是賢母，可恨瑞麟，自幼爲嫡母養成驕性，不以庶母爲重，故終歸於敗耳）玉虹唯唯聽教，說道，婆婆所見甚是，媳婦也常有此想，到彼自當力勸其退，弱蘭終是橫門驕傲之性，却不以爲然，一言不發，娟娘已看

破其意，說道：我已半百，還老跟你們一世嗎？所說之話，原是爲你們求安全之道，媳婦不可大意，甥團圓，婆婆勿須過慮，媳婦留心就是了，於是婆婆袖臥，不忍分離，直至五鼓刀散，微稍安息，天已大亮，吳徵照應叫人搬行李上船，玉虹弱蘭夫別婆母，帶了鳳雛兒，舍淚上船，娟娘也是涕淚滂沱，送山大門，玉虹在轎中說了一聲婆婆保重，媳婦去了，但聽鴉鳴咽咽的，那轎子如飛而去，此時娟娘心如刀攪，便無精打彩的，回轉上房不題，（從此便成永訣，勿得個涕淚滂沱，心如刀攪，殆先兆耶）且說兩位夫人帶了姬妾婢女，出城上船，仍是吳徵帶了兩位同事老人家，跟隨伺候，由鎮江入內河，取道杭州而進，沿途江岸，俱有地方官照應，在路一月有餘，越閩至粵，早有凌漢臣奉令帶隊出境迎接，到了廣州江岸，又有閩城文武，拿手版稟安，督署派來兩乘綠衣大轎，兩乘藍呢官轎，接兩位太太並姨太太進署，其餘婦女，俱是二人肩輿，吳徵此時，也在殲滅臺寇案內，蒙保都司，賞戴花翎，路尙義已與吳徵預備衣帽，穿戴起來，但見他頭戴得

勝盔，藍頂花翎，身穿缺襟袍，上單對襟天青馬褂，腰懸兩條忠孝帶，足踏尖頭青緞粉底官靴，兩縷花白鬚鬚，倒也威武，吳徵打扮停當，隊下牽過馬來，與賚尚義等一齊上馬，船上行李，有衙門裏派人搬運，衆人騎馬直至督署，吳徵下了坐騎，走進內堂，見了少主，先謝過保舉官職的恩，再叙老姨太太不能前來之故，瑞麟道：「適纔太太已經講過，我知道了，你先判前頭歇息去罷，吳徵退出，自有路方等武職同寅酒喜，備酒接風不題，且說卜房富時擺筵，與太太接風，說不盡的珍饈異味。酒席中間，玉虹問起破臺兵之爭，瑞麟口指手劃，說他怎麼設計，怎麼獲勝，怎麼慶功，怎麼邀獎，十分得意，玉虹道：「仕官從來無盡，老爺建立奇勳，威震海外，何不學范蠡張良，急流勇退，成不朽之功業，爲一代之完人，從來位尊招忌，功高不賞，老爺讀破萬卷，盈虧之理，剝腹之機，豈尙未之悟耶？」瑞麟不悅，沈沈的說道：「大丈夫居於世上，必要做幾件驚天動地的事業，留名萬古，方不虛此一生，難道說三藩非人臣耶，天子優禮相加，諸候奉迎維謹，府中

官吏，聽其自設，生殺予奪之權，操於個人之手，子女玉帛之富，埒於天府之儲，父死子繼，富貴無窮，也未見得位尊招忌功高不賞也，玉虹此時道力加深，明心見性，知是天意難回，也就不再說了，弱關道，姐姐所說的話，知足者長樂，你是修道的人，所見固宜如是，老婦是功名中人，志向也是當然，依妹之見待再立奇功，暫將五等那時告退，富貴功名，兩全其美，豈不更好嗎，玉虹笑道，者論亦走，宴罷歸後，玉虹因夜夜打坐，斷絕慾情，瑞麟就在弱關房中歇了一宵，夫妻久別，如調初婚，一榻橫陳，幾番雲雨，風流快架，有筆墨不能形容者，一夜歡娛，次晨睡至日中方起，於是隨車甘雨，又分潤於么鳳雛鷓，一連數日，恣情酒色，迷戀聲歌，直鬧的瑞麟神魂顛倒，不暇顧及公事，時有江陵者，無賴少年，因踰牆竊鄰婦，墜地傷足而跛，共呼爲江拐子，海中鄭氏黨也，受僞命爲將軍，聚衆數萬於邵武山間，蔓延衢信一帶，其事皆插首赤足，輕捷善走，鎗壁百丈，攀緣如飛，時出擄掠，蹂躪州縣數十，厲命官軍征剿，不能取勝，

朝廷命瑞麟親率四省大兵平之，這日瑞麟奉到上諭，點齊了廣州兵馬，又發令箭，調取潮州鎮陳方，統帶本部人馬，即日來省，行文閩浙總督，着調兩省硬旅兩萬，即速出師，至邵武會剿，因粵西兵力單薄，只調五千人，亦令直出邵武，計本省督標萬人，潮州鎮五千人，又調水師繪船二百艘，計六千人，四省水陸兵馬，共計四萬五千人，擇日出師，進兵邵武，瑞麟大兵一到，在山下紮下營寨，各路軍馬，俱已到齊，前來參見，瑞麟傳令，各歸汛地，無令不許出戰，衆將齊退，瑞麟換了軍士服色，命路尚義方以忠跟隨，步行出營，踏着地勢，見此山綿亘百餘里，四面羣山拱抱，中間一座高山，重巒疊嶂上插雲霄，大山之後，於羣山合抱之間，滾出一道山河，遠遠望見幾根椴桿，露於山脚之傍，瑞麟意料此河，必通主山後路，笑指道，成功當在此水也，路方問道，大人何以見得，瑞麟笑而不答，（爲下文文由路進山伏線）三人不辭勞苦，又走了數里，轉過幾個山坡，有一小山，林木蒼翳，瑞麟爬上山頂，向前一望，早望見主山路

逕，自山腰至頂，一連設了五層箭門，旁邊遍堆滾木礮石，總箭門旌旗招展，把守嚴密，瑞麟有能，四處一望，遙見小山背後，有兩個樵夫，在那裏砍柴。瑞麟令兩人挽扶山後下來，到了山根，找了一塊大石坐下，吩咐路何義道，你去到那裏，好好的把那個樵夫叫來，我有話問他，切不可驚嚇了他，致令誤事。路何義領頭，走至樵夫跟前，笑容可掬的說道，樵哥請了，樵夫連忙答道，客人問路嗎，尚說道，問路却是問路，但是我們主人叫我來的，要煩你到那邊去見我主人，若是你說的話好，他還要有賞呢，樵夫聽說有賞，心中大喜，說道，你主人在那裏，尚義指道，那不是嗎，他走乏了，所以煩你到那裏去問，他便謝你，兩個樵夫爭着上前，尚義跟隨來至面前，樵夫說道，客人你問那條路，我盡得知，瑞麟將計就計說道，我要到山上去找個朋友，不知從那裏上去，你好好指我條路，我請你吃酒，說着向尚義使了個眼色，尚義會意，從腰裏摸出十兩一錠銀子，遞與樵夫說道，請二位分用買酒吃罷，兩個樵夫喜的眉開眼笑，連忙搖手道，去不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馬，對陣賈思明在陣前說道，江寨主，你掌握十萬之衆，不與朝廷出力，平定天下，名垂青史，何必甘爲寇盜，徒留惡名，今經略親統大兵前來，寨主也要見機，萬一失敗，身名俱裂，願寨主早立主意，江幾笑道，我雖紮兵在山，却非山寇之比，一不騷擾百姓，又不姦淫殺擄，受臺灣王封爲平虜將軍，奉明朝正朔，乃明臣也，專於胡人爲敵，以爭故國山河，豈似你等甘爲胡奴，無恥已甚，尙敢饒舌侮人爲寇耶，賈思明大怒罵道，本鎮好言相勸，反敢惡語傷人，喊了一聲口號，炮隊一擁而出，咕咚咕咚一陣亂打，對陣火器亦開，官軍的軍火藥力不足，子彈無力，那裏能敵，回身敗走，江幾隨後追趕，趕了一陣，雖大營不遠，將近追及，轉過一個山坡，忽聽炮聲震耳，戰鼓如雷，從山後湧出一彪人馬，擋住去處，江幾怕受暗算，不肯向前，敲着得勝鼓回山而去，賈軍敗回之瑞麟傳令各軍主將，進營議事，衆人到齊，參見一畢，瑞麟各授密計，並吩咐次日令閩軍出戰，浙兵接應，這纔宣明號令，各省軍馬俱退十里下寨，一連三日，俱是一樣，

見仗即敗，敗後即退，三日工夫，退避三舍。江幾終是心疑，親到初來營盤查看情形。見佔據形勢，守禦溝壘，俱合兵法，查點竈數，四千有奇，又到第二營盤查看，地勢溝壘，不成行列，竈數減少五六百口，第三營盤，聚於絕地，竈又減少千口矣。江幾對五個頭目說道，這事甚奇，吳振宗素名能軍，何至仗仗潰退，雖是連敗三陣，而未受大傷，為何竈數減少何多，其中終有詐謀，左右曰，山主不要多疑，吳振宗一少年書生耳，又非久經戰陣，有何能為，觀其遺壘，初尙合法，愈退愈下，其心怯智昏可知，照其遺壘，計之，已減兵一萬五六千人，雖與殺傷之數不符。但主將潰敗心怯，其軍士獨不心怯而逃逸嗎，這一句話，倒說的江幾疑心盡釋，回山傳命，挑選精銳士卒一萬五千人，立刻下山候令，天至傍晚，江幾全身披掛，帶了衆頭目下山，傳令三軍飽餐，人馬銜枚，去劫官軍大寨，各軍務要奮力前進，退縮者斬，三軍領令，個個爭先，浩浩蕩蕩，殺奔前來，走了三四十里，將至大營，聽得營中正交三鼓，燈火無多，只見三座營盤，

左右兩營甚小，想是閩浙軍隊，中間一座大營，齊排鹿角，料係主帥營盤，江幾傳令分兵三路上前，走不多遠，一道大河阻住去路，離營不過一里之遙了，江幾笑道，果是怯敵，想着撥險而守矣，便命軍士泅水而過，上的岸來，整齊隊伍，分作三隊，左右兩隊，各帶三千人馬，攻擊兩邊營寨，自己帶領大隊，來襲中營，走至營邊，一聲喊起，拔開鹿角，殺了進去，並無一人敵擋，連挑幾座帳房，俱是空的，心知中計，傳令速退，但聽連珠炮響，四面喊聲齊起，燈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江軍退未半里，衆軍圍裹上來，炮火猛烈，喊殺連天，江幾心慌，不敢接戰，只願逃走，但聽的一片聲喊說道，降者免死，能拿江幾來獻者重賞，旋見自己士卒，紛紛丟了兵器，跪地降敵，江幾又氣又恨，奮勇殺開一條血路，來至河邊，軍士一齊下水，爭着渡河，不料從水底鑽出了二三千人，各持短兵，截住去路，江幾之兵，也是善知水性，混戰一場，登了彼岸，只剩一二十人，戰馬一匹也無，再向對岸一望，所分兩隊人馬，並未逃回一人，便急急向歸

路奔竄，走了約有十餘里路程，東方微亮，前面一帶茂林，兩邊俱是高山，江幾笑道，吳振宗果然利害，但還有未到之處，若是此地預先埋伏一旅之師，我等豈不是束手就縛嗎，說猶未了，只聽得一聲炮響，從樹林中閃出一隊人馬，有五千餘人，爲首一員大將，正是賈思明，截住歸路，大叫江幾。此時還不投降免死嗎，江幾一看，唬的魂不附體，不敢奪路，急急號令軍士爬山，後邊用槍炮逼擊，又死傷一千餘人，因官軍無爬山工夫，竟被江幾走脫，賈思明得勝回營繳令，這一陣殺死江軍近萬，投降生擒者，四五百人，馬匹器械無算，各呈大帳報功，軍政司一一註冊，瑞麟升帳，傳令所有生擒賊寇，全行誅戮，報降之兵，分配各營補入行伍，拔營復進，仍在山下原地下寨，且說江幾逃命回山，只落五六百人，五個大頭目已去其三，便吩咐寨門添兵把守，差人到各寨調兵，速來幫着守禦，住了一宵，探馬來報，說官軍仍在原處紮下營寨，軍威甚盛，江幾着急，只得派兵嚴防山路，專候各寨救兵到來再處，且說瑞麟紮營，仍着賈思明，帶領

五千精兵至山前討戰，山上閃門不出，賈思明令軍士上山，未至寨門，早被滾木掃石打下、叫罵一日，收兵回營，次日瑞麟又令閩浙軍隊，幫同賈思明，帶着頭號過山炮，攻打寨門，山上還炮相擊，從此日夜攻打，一連數日，瑞麟料得山上只有幾千人馬，諒也困乏，便暗傳號令，着廣西兵挑選善能爬山的精銳軍士兩千人，來到大帳聽令，又將周榮傳來，命他帶水兵五百，從山後河裏進去，徵發民船四五十隻，至山口候令，周榮領兵而去，瑞麟又傳陳方，路尙義，方以忠，凌漢臣，四人進帳，命各帶五百軍士，於夜間暗渡山河，至運木的碼頭，尋路上山，多帶硝磺引火之物，滿山放火，焚燒他的巢穴，誰能生擒江幾，算是此案第一大功，四人領命，自去預備，恰好廣西軍已經運到，四人分帶，向山後而來，其時日已西沈，暮煙四起，遠遠望着河邊，無數小船，停泊煙渚，衆軍走走跟前一着，見周榮帶着五百水兵，散坐船面，四將大喜，帶兵上船，叫周榮挑取駕船軍士一百餘名，每船只用三人，餘者不必跟去，於是分派妥當，開船前進，轉了幾

個山灣，已至碼頭，見有許多大木，停在河岸，此時天已定更，衆軍上岸，叫出幾個土人，問上山的路，土人不敢違抗，引至路口，四將又叫他帶路上山，土人無奈，只得尋選先登，衆軍隨後，升了山頂，見樹木叢雜，暗不見人，四將便分了隊伍，各帶一隊，叫土人引路，向各寨而來，到處放火，吶喊叫殺，不一時滿山火起，喊聲一發，山谷響應，如天翻地覆的一般，而江幾，因連日官軍攻打，未得微暇，已經乏的昏頭昏腦，此夜官軍停止未攻，兵將俱已磕睡，忽於睡夢中驚醒，但聽遍山吶喊，江幾帶領衆將出寨一看，四面俱是火光，唬得胆落魂飛，方擬從山後逃命，迎頭便與路尙義撞了個滿懷，尙義大喝一聲道，江幾你的巢穴已破，還往那裏逃走，江幾見他士卒不多，便壯着胆子上前交戰，不上幾合，早被尙義一刀砍翻在地，軍士向前綁起，其手下兵將，見主將被擒，滿山俱是官軍，料難逃走，俱丟了兵器，跪求降順，正是，射人先射馬，擒賊要擒王，未知江幾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遇安主人評曰，瑞麟問過樵夫，盡得敵情，胸有成竹，所以純用示弱誘敵之法，且屢敗一堅其心，再用滅竈之計，以壯其志，使其不以其兵爲事，令遠離巢穴，出奇兵以殲滅之，俾山上羣寇，膽裂魂飛，然後方能謀其巢穴，不然，山寨兵力甚足，又擅爬山之長，勝者追逐我軍，敗則越山而逃，且曠日持久，衆寇齊集，如何抵禦。

全勝之後，逼山下寨，仍不肯冒險偷渡上山者，誠以山上路逕不熟，萬一敵有防備，便全軍不得生還也，明知寨門難破，偏遣兵攻打，且日夜不休，是料其兵已無多，當新敗之後，守禦必謹，日夜矚之，俾不得安，忽然止戰，其兵將困乏懈怠，不問而知，卽以此時暗渡進山，料無抵當，再各處放火，喊殺以驚之，如亞夫將軍從天而降，出其不意，非惟不知我兵多少，且疑寨門已破，大軍雲集矣，可謂算無遺策，料敵如神。

江幾見山寨已破，欲向後山逃走，是其心中以爲寨門已開，官軍大隊，由此

入矣，其志魂喪膽可想，猶敢與路尙義戰者，乃作困獸猶鬥耳，固然是尙義英雄，實亦因江濞胆怯，不然，何至戰不數合，便被搗散，倘真是本領平常，豈堪爲衆寇渠魁乎。

第三十九回 慶侯爵奸王贈妖女 犯姦情惡奴首主人

話說路尙義擱了江幾，兵將投降，尙義叫江幾于下頭目，拿着江幾的令牌，同着自己的將校，分頭到各寨招安，又親到寨門驅散守兵，開門接應天兵，此時天已大亮，賈思明見了，整隊上山屯紮，陳方等見令牌招安各寨，知道江幾已擒，也就收隊到大寨取齊，尙義叫衆人暫守山寨，自己解江幾回營，瑞麟得信，立刻升帳，尙義將江幾押上大帳，立而不跪，瑞麟連催走下帳來，親提其縛，叱尙幾道，我叫你以禮請，江將軍來，如何竟敢動綁，且人腦傷了將軍，故違軍令，罪何可容，吩咐左右，綁出營門斬首號令，江幾明知瑞麟故意做作，要他歸降倒誦的他滿面羞慚，雙膝跪倒說道，請大人不要怪他，小人情願歸降，瑞麟大喜，親于將他扶起，說道，將軍改邪歸正，本帥奏聞天子，定加爵賞，只是還有各山軍馬，如何辦理，江幾道，各山俱聽小人號令，蒙大人不殺之恩，小人願招降衆軍，以酬大得，瑞麟道，既是如此，算將軍大功，請即從速辦理，江幾道

寫了十二封信，發出十二面令牌，差親信頭目，到各處招安，住不兩日，各寨主將俱到，交納軍裝器械，冊籍錢糧，瑞麟收了，計算馬步八萬餘人，馬匹萬餘，錢糧軍裝無算，便吩咐各人回寨，將軍裝糧餉限三日內解至大營，衆人去後，瑞麟大宴衆將，過了三朝，各寨已將所有，全行解到，瑞麟吩咐軍需處，照冊收訖，傳令拔寨回省，令閩浙廣西軍馬，各歸本省候保，且說瑞麟回兵，到了廣州，閩城官員迎接進城，回到本署，立刻出奏開保，並保江幾投順，招降衆寇，請賞給遊擊職銜，以昭激勸。過了數日，奉到諭旨，所奏照准，吳振宗勤勞王事，掃清疆域，晉封爲翼國侯，世襲罔替，此次出力人員，俱邀陞賞，却說平南王尙之信，久蓄異志，心想籠絡瑞麟爲己用，久已傾心結納，因賀喜酒席中間，說起瑞麟尙無子嗣，世爵無人承襲，之信便將自己愛妾王秀英奉贈，假說是歌姬，尙屬處女，年方一十六歲，月貌花容，世無其匹，瑞麟本性好色，聽說奇美，當面領情稱謝，之信回府，與王秀英說明，秀英道奴已伺候過王爺，豈肯下嫁，之信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而帝眷漸疏，未免傳旨尋訪，瑞麟自危，漸萌異志。適平西王吳三桂叛清。僭稱皇帝，建國號爲周，謀下兩廣，憚瑞麟之威，躊躇不決，僞將軍鄭錦獻策，願說吳振宗助逆，三桂大喜，厚具珍寶，命鄭錦前往，鄭錦平粵，先與瑞麟話舊，後說周帝景仰，願共倒清，平分天下，瑞麟正在自危之時，慨然收下禮物，盟誓而別，過不多日，三桂差鄭錦下東莞，馬雲入南海，提督劉進忠，總兵趙天元，首先迎降，尙之信出師收績，瑞麟按兵不動，且彈章稱疾乞休。朝廷雖溫諭慰留，然自此恨之，而瑞麟則肆意酒色，不理軍務，邊防全行廢弛。適副都統賴陞補授廣東將軍，到任之後，竭力奉迎吳侯，然而心懷舊恨，竊伺其短，見其這等行爲，知係通賊，密奏其不軌情形，請旨查辦，朝廷以用人之際，不敢自擾，留中不發，這且不題，且說媚香自進候府，瑞麟嬖之，恃寵專房，目中無人，不但么鳳雛驚不敢問鼎，冰弱蘭也不許一近御榻，如是除玉虹之外，無人而不恨之，但主人寵倖益深，無可如何。瑞麟日夜宵淫，唯恐夫其歡心，奈媚香淫蕩過甚，意

猶未足。近以瑞麟心中有事，飲酒輒醉，不能洩其慾念，因與內書房一個小廝，名侯通者有染，每過主人沈醉，或有事出門，便將侯通喚至房中，慾情取樂，兩人情如火熱，惟虞改過，遂將瑞麟受三桂禮物，年月物件，詳註一冊，又將來往私信，竄竅數封，餘者照錄登冊，令侯通收藏，意在挾制主人，可寬已罪，也是今當有事，冤家難解，這日瑞麟因密事出門，去到尙府，已經乘輿升炮開道，走不多遠，忽想起未帶密信，又不便差人回取，只得吩咐紮住儀仗，單身坐轎回衙，二堂下轎，一人走進媚香院內，見媚香正在廊下背手觀魚，並未回頭，瑞麟一時高興，躡足潛蹤來至背後，猛然伸開兩手，將媚香的兩眼遮掩，媚香笑道，急色兒胆子真大，主人剛纔出門，就熬不住了，你先到房裏脫了衣服，等我替你解饑，你可不要合昨日是的，剛剛撩上人家的火來，你就疲軟無能了，瑞麟聽了，氣填胸臆，將手撒開，罵了一聲賤人，劈臉就是一掌，唬的媚香渾身立抖，雙膝跪倒，不住的磕頭，瑞麟吩咐丫鬟，快請夫人，一刻玉虹來到，見此情

形問係何事，瑞麟道，你與我把這賤人領了，我回頭審問，玉虹還欲追問，瑞麟着急道，賤做的事情，所關非輕，莫爲兒戲，立命奴婦侍僕拿條繩來，親手綁了，交給玉虹，自己去到房中，拿了密信，出門而去，到了傍晚方回，（想是議論獻城的事）來至上房一看，見媚香囚在玉虹的內房，此時玉虹已經問明，勸瑞麟饒他的活命，逐出衙去，瑞麟想起舊夢之事，業已首肯，說道，待我審明姦夫再講，便命侍婢喚出媚香，跪在面前，手裏拿着皮鞭，追問姦夫是誰，媚香不招，被瑞麟打了幾十鞭子，纔招出是候通，瑞麟立將司書叫進後堂，命他速去把候通捉來，司書領命去不多時，回稟候通自老婦出門之後，卽不知去向，瑞麟一聽，氣不可遏，拿起鞭子，沒頭沒臉的亂打，打得媚香身無完膚，滿地亂滾，哭喊道，作姦犯科的事，只許你做，不許我做，難道通賊謀逆，比背主通姦罪還輕嗎，瑞麟聞言，自思道，不好，倘被他逃走出首，豈非滅門之禍，不如殺之以滅口，俾免後患，想到這裏，陡起惡念，玉虹牀頭畫着一口寶劍，瑞麟伸手掣出，

照頭就剝，玉虹急急攔阻，已來不及了，早已斬爲兩段，吩咐司書，把屍首送至花園虎圈喂虎，再發令屬下，捉拿逃奴候通，誰知候通，日間一聽事破，便私挾細軟，並冊子私信，潛出督署，想要逃走，又怕走不脫身，枉送性命，便起反噬之心，知道賴將軍當年與主人有隙，且是旗人，必能同他相抗，便暗暗到將軍府出首，賴陞大喜，叫進簽押房盤問口供，候通將冊籍信件呈上，賴陞見係賊證確鑿，便說道，你先在我府內躲避躲避，他那裏追的必緊，不要出門白送性命，候我啓奏朝廷，保你的功名，待拿了叛臣，你方能保全無事，却暗暗派人看管，怕他逃走，派軍連忙辦了密摺，將冊籍私信，一並封奏，朝廷見了本章，看過來往信件，知是實情，便下了兩道密旨，一道諭將軍，一道諭廣東巡撫，外又明降諭旨，諭翼國候兩廣總督吳振宗，詔曰，僞周抗命，弄兵殃民，四川湖南，逼近賊疆，軍務吃緊，着吳振宗調補兩湖總督，節制四川陝甘兩湖兩江，七省兵馬，預備進剿，所遺粵督，以廣東巡撫胡留村陞授，瑞麟奉到上諭，心中大喜，以爲

兩湖南北樞紐，得此可以長驅北伐，便欣然派官將經督印信，送至撫署。新督駁任瑞麟親去道喜，新督請進二堂，談了幾句客套話，只見將軍賴陞，從內走出，手擎聖旨，瑞麟大吃一驚，正是，自維助逆虧臣節，望見丹書便吃驚，欲知如何拏辦，且聽下回分解。

遇安主人評曰。江澨見了瑞麟不跪。偏安之極，威不足以懼之，假令殺了江澨，則十二山案，破之尙非易事。故瑞麟叱咤尙遠令聖旨，做軍督其，江澨雖明知是假，然無負於他。則不得不請降耳。矣。十二案傳聞而定，其功正自不小。瑞麟不但善於用兵，亦善於用人。

督督討賊，兵權愈重，尙王所忌也。澤忌之而。忌之。不得不顧。當高時。請願將愛妾贈人。其奸諂不知，縱瑞麟不受。道。尙王亦必。秀英。此所謂凡事不道人替者。鮮不為人奸謀。

玉紅兒秀英妖媚，便知爲禍水。此時玉紅兒秀英，自有其具。

告丈夫，令其珠還，而身委之天數，聽其自然，何也。

秀英冶容柔媚，戰工又佳，體自生香，全比之淫狐，所以能殺人也。

吳澄寧託夢，叫兒子好好結歡妖女，真拂其意，或可不獲吾宗，正說的犯姦之事，叫兒子曲爲容忍，但何不明言，半含半吐，頑冥不靈乃爾。

瑞麟驚夢，已知是許秀英轉世報仇，便起惡念欲置死地，乃一嗅氣香，體已酥麻，大發慾情，頓息殺機，此等情形，却是孽緣迷了，莫之爲而爲也，至惡秀英名字，改爲媚香，又是掩耳盜鈴，小兒之見，可笑亦復可憐。

瑞麟以帝眷稍疏，有自危之心，漸萌異志，是知其不臣之心懷之久矣。憶三十七回中，玉虹勸其告退，瑞麟不悅，弱蘭曾說待得五等爵賞，再當議退，今已封侯矣，既有自危之心，何不力沮乎，以此而知其久懷異志也。

助三桂者，卽愚於鄭錦平分天下之言，所以連章乞休者，正其狡耳，媚香與候通姦宿已久，夫人與姬妾，毫不知覺，亦屬可笑，豈其中有鬼神撥弄之歟。

第四十回 截破孽緣俠女潛逃 彰明果報逆臣伏法

話說將軍賴陞。手捧聖旨，走出堂中，高聲叫道，旨下。吳振宗跪聽宣讀。詔曰，吳振宗身膺侯爵，經略四省，朝廷之恩，不爲不厚，理宜恪守臣節，戮力王事，豈敢私通叛臣吳三桂，圖謀不軌，會屬管理雜務，並賴陞前往拿辦，勿論全家老弱，一概押解來京候審，其家奴無通，出首則可免罪開釋，然究因何事出首，有下欺主反噬，着將軍賴陞，會同巡撫胡朗，訊明請旨核辦，欽此，將軍讀罷，便將瑞麟褪去衣冠，上了刑具，交臬司管押，賴陞復統旌兵，將營圍了個水洩不通，將軍下馬，帶領護衛兵將，走至二堂傳令，令吳諭旨。吳諭旨吳振宗。現已就擒，除振宗家屬外，一概免究，又令拘拿叛臣家屬問話，但聽吶喊一聲，齊向後堂而入，這且慢表，再說候府中軍官副將路尚義。左營參將凌漢臣，右營參將方以忠，俱受瑞麟厚恩，刻下俱以卸任，遷寓候府，預備跟到湖廣。聽得此信，路尚義勃然大怒，說道、朝廷待人如此寡恩，候爺爲國家用盡心血，平

南定北，何至輕聽惡奴一面之詞，就要拿問，縱然候爺不是，也不至罪及妻孥，我等受候爺推心置腹相待，纔有今日。但知有談爺，不知甚麼朝廷，何不出去殺了賴陞，劫了候爺，據了廣州，保候爺爲天子，作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方以忠道，不可，候爺謀反，乃是候通誤告，賴陞藉報私仇，毫無確實證據，到京面君，或可水落石出。若殺將軍抗旨，豈不成了真反嗎，且是手下無兵，如何能以成事，徒與候爺增罪案耳，尙義未及回言。凌漢臣大聲喊叫道，方二哥之言，乃儒夫之見耳，大丈夫做事，當爲則爲之，思前顧後，那裏是好做的事，你不願去，我同路大哥捨命就義，死也甘心。方以忠教他搶白了幾句，弄的無言回答，便說道，我不過是想着大家從長計較，難道說我是貪生怕死之輩嗎，凌賢弟既然要去，我們兄弟三人，死也要死成一堆，說罷，結束停當，帶了暗器，各執兵刃，發一聲喊，殺出門來，且說軍士進後堂拿人，玉虹不服，已動了手，但見人頭紛紛亂滾，衆軍回頭跑出二堂喊道，大人快走，殺下來了，好利害，好利害，

不見兵器，只有一道白光一閃，人頭就落，將軍一聽，知是寶刀，心中害怕，也就向外奔逃，剛欲出門，聽的一片聲喊，路尚義等。早已殺到。賴陞急掣兵刃相敵，無奈三人曉健非常，難以敵擋，又怕玉虹追出，只顧奪路奔逃，正在危急。但聽署外畫角齊鳴，槍聲振耳，知是救兵已到，心胆一壯，竟爾走脫。到門外一看，見係督標全隊俱來，賴陞吩咐拉過大炮，照定衙署開炮攻擊，路尚義等，見火器利害，無計可施，只得緊守宅門，玉虹亦來至前邊，見宅門緊閉，二人帶了幾十名親兵，在那裏把守，玉虹道，困守孤署，有何益處，三人說，火器利害，只得暫避其鋒，玉虹道，諸位差矣，他兵多將廣，火藥充足，日夜攻打，豈非終歸於盡嗎，還是開門出去對敵，候我除了他的槍砲，就易敵了，凌漢臣聽了，將門大開，玉虹將身一挺，一道白光，早飛上大堂屋脊，向外一望，見有無數人馬圍住衙署，砲聲轟轟不絕，如碗大子彈，照着署內擊射，打得牆倒屋塌，玉虹起初以為奉旨拿人，不肯過於殺戮，致干罪戾，此時看見這般慘酷情形，動了無名之

火，開了殺界，運動神光，只見一道白光，直撲砲隊，盤旋閃爍，人頭滿地，吶喊一聲，棄砲而逃，白氣隨後追逐，泗着便倒，路尙義帶了幾十名兵士，跟着掩殺，早殺的屍骸枕藉，血流滿街，衆軍退走，尙義等見不敢窮追，回至署內，見玉虹坐在二堂，衆人上前參見，玉虹說道，老翁所做之事，本來非出無因，奉旨拿問這是國法，本當束手就縛，乃一時氣血無理，開了殺界。事已如此，一不做二不休，今夜諸位跟我去劫出老爺，殺了總督將軍，佔險省城，起事便了，衆人說願隨夫人前往，玉虹回轉後堂，弱蘭迎出，見他哭的如淚人一般，玉虹也是心酸，又安慰了一番。吩咐造飯，玉虹用罷，結束停當，插了寶劍，（歸結寶劍，就是征高必正時，老尼所贈）走至二堂，尙義等早選了親兵小隊二百餘人，各持兵刃，在堂前伺候，此時已交二鼓，玉虹吩咐帶路，衆軍出了署門，直撲撫院而來，到了院前，見儀門緊閉，有火把守，玉虹運劍，將門劈開，衆軍齊入，一陣亂殺，早把幾棚軍士掃除乾淨，吶喊一聲，向前急攻，邊裏防禦甚嚴，槍砲齊

施，火彈如雨，不能前進，玉虹道，擒賊先擒王，三位將軍隨我由房上進去，先殺總督，說罷，一縱身竄上廊房，三人緊隨，越過房脊，纔要向前，只見對面站着一位道人，大喝道，竇玉虹不得無禮，自獲天譴，玉虹一看，認得是師父，慌忙跪倒，叫聲師父，弟子丈夫被拿，還要全家抄斬，求父搭救，道始叫聲徒弟，你忘了我臨別曾贈言嗎，（找上文偈語）這是你今生的結果，天意該當如是，你有多大的法力，敢逆天行事呢，且澄鑑一生巧宦，敗世盜名，招權納賄，子係本該不振，只因生前革職充軍，受過朝廷王法，況其殉難雖非本心，總算愛惜名節，故上帝予以充宗之子以昭激勸，而吳振宗貪淫漁色，忍心害理，這死都該許秀英母子，冤魂上訴於天。玉帝大怒，命他轉世王秀英，自尋報復，因犯姦情，儘可驅逐，藉消夙怨，乃吳振宗不能忍忿，又將他殺死，自速其禍，這是冤冤相報，我且莫能為力，惟你半生存心正直，念師徒之分，不忍你駢首西市，故特來救你，還執迷不悟嗎，再遲則性命休矣，玉虹聞言，方纔稽首下去，適有一個子彈，大

如鷄那，穿過屏石，從玉虹頭上飛去，唬的玉虹心中亂跳，頓然領悟，拜了師父，站起說道：「孽由自造，天意難回，三位將軍非劫中人，請速速逃遁，免得玉石俱焚，我末也，忽見道姑將身一掙，化爲一陣清風，玉虹一縱身，只見一道白光，隨着清風，向東南而去，（了結玉虹想是從驪娘到南宮山去了）路尚義一見，說道，聽仙姑所說，天數已定，不能挽回，夫人既去，我等也不必徒送性命，不如帶着這幾箇軍士，投奔鄭錦，再帶兵前來復仇，方凌二人無法，只得依從，於是三人窺房越看，到了儀門，蹀將下來，帶領二百士卒，殺出城門，連夜到曹營投奔鄭錦去了，（了結路方凌，三人雖然潛逃，然不失爲義士行爲）當其逃遁之時，各處遍紮兵隊，惟懼劍術難敵，故無人敢追，任其逃脫，且守撫衙的兵將，起初見有一道白光，後跟幾條黑影，竄上房去，故照着房上胡亂開砲，後來不見動靜，敵兵自退，緣發探偵察，回來報說，吳軍二百餘人，未回督署，俱殺出城去，逃遁無踪，各皆莫名其妙，仍是嚴防，到了天明未見有兵再來，還

纔報知胡參督，總督立請將軍前來商議，差人到督署探報，見署內直至二堂，並無人影，探子回來稟明，總督道，想是竇夫人受了彈傷，旁人自知力微，所以逃走，請大人速去拿獲叛屬，急解進京，不然，竇夫人傷愈復來，不但不得解人，你我性命還要難保，賴陞甚以為然，於是點了一哨人馬，帶領一班驍將，重至督署，果走的人影皆無，便大着膽子，走至後堂，只有幾個使女伺候錢夫人，那麼風聲鶴唳也不知飛向何處去了，賴陞詰問弱蘭，竇氏那裏去了，弱蘭回道，昨晚出門，至今未見回來，想是畏罪逃遁，又問還有幾個寵姬呢，弱蘭道，也是昨晚跟着家人逃跑的，賴陞也不再問，便給弱蘭上了刑具，將各門上鎖，派人看守，自己帶了弱蘭，來至撫署，與總督相商，當帶上候通問了一堂，纔知道是因姦清洩漏，出來首告，兩人會銜辦了奏摺，差健將十人，帶兵五百，押瑞麟夫妻，並幾個使女，連候通一並由海船北上。當晚上船，次日平明拔錨開船，直向北海駕駛，沿路碼頭，並不擺岸，怕有人劫奪，住不多日，船抵天津，上岸向縣裏要了

幾十輛差車，押着瑞麟夫妻上車，解至京城，刑部投文，收了欽犯，解官住店候領批回繳差不題。且說刑部收差之後，立刻奏聞，康熙皇帝將參摺子，及冊籍私函，一並發下刑部，命嚴加審訊，過了一堂，瑞麟一一承招，又訊了候通一堂，也就招認挾嫌反噬，即日復奏，奉批，吳振宗受國厚恩，甘心從逆，罪無可赦，其次妻錢弱蘭，乃錢謙益之女，世受國恩，身爲世婦，不知規欵丈夫，有虧婦道，咎有應得，着卽斬首示衆，跟隨侍女等，着加恩發交大興縣爲擇配，候通以家奴與主人姬妾通姦，已干禁例，而又起反噬之心，首告主人，分明蒸淫犯上，挾私陷主，不能援出首免罪之例，着卽凌遲處死，至寶玉虹違抗旨意，殺傷官軍，直是特術叛逆，路尙義，方以忠，凌漢臣，俱是朝廷命官，竟敢助玉虹爲惡，殊屬可恨，現俱在逃，着卽頒行天下，嚴拿務獲，解京正法，水師提督邊維翰，雖無助虐實據，而信函往往涉及，不爲無因，着卽革職永不叙用，平南王尙之信，爲國屏藩，竟與叛臣吳振宗私下往來，行踪詭秘，殊屬不知自愛，着交刑部

嚴加議處，山東大盜竄二東，連陷名城數十，全是受叛臣吳振宗指使，督撫部加調精兵急剿，以杜蔓延，吳振宗任所家資，業已抄沒入官，其原籍產業，着兩江總督認真查抄入官，其庶母存藉，不得知情，着勿庸議，欽此，刑部奉到硃批，從獄中提出瑞麟夫妻，宣讀了聖旨，瑞麟道，犯官辜負國恩，自甘領罪，逆奴候通，罪惡彌天，主上處以極刑，可爲持法公充，求大人先決惡奴釋犯官之恨，犯官死於九泉，亦感激大人之德，刑部大堂應允，將候通宣堂上綁，判了凌遲二字，兩名劊子手，攙下大堂，押上破車，瑞麟夫婦，身穿皂衣，也就相挽下堂上車，兩名劊子手，擎着兩枝王命，判了斬字，騎上車轎，監斬官身披猩紅披風，坐了大轎，押解各犯，出了宣武門，一直向菜市口而來，沿路看的人山人海，也有嗟嘆的，也有唾罵的，議論紛紛不一，到了法場忽然起了一陣怪風，陰霧瀰漫，暗無天日，監官陞座點名，吩咐先決候通，劊子動手，褪去衣服，幸劍兵屍，瑞麟哼了一聲說道，怨氣已伸，死也瞑目，話猶未已，聽見空中言道，你也

知有怨嗎，抬頭一看，見陰霧之中，許秀英露出半身，滿面血頭，頸環緇鎖，懷抱一個小兒。怒目而視，瑞麟唬的魂飛魄散跪在地下，不住的磕頭，口裏說我罪該死，我罪該死，此時連監斬官並看熱鬧的萬目共視。但說為異事，監斬官吩咐行刑，夫婦駢斬，地又是一陣颶風，復現陽光，陰魂不見。諒是同赴森羅殿對簿去了，當都下盛傳共事，少年漁色者，多取為戒鑑，而淫風因之頓減。行人有詩詠之，其詞曰。

碧紗高掛投繯料，經略新薈異寵多，智燬敵船驚寇膽，勇探虎穴為巨窠。上方則我機肅，邊徼揚威海甸和，富貴功名安在也，令人豈弔尚悲歌。

好色貪財愛冶游，才人縱慾性風流，只因幼失家庭教，致令終貽淫倖羞，被辱仇家銜次骨，淫奔怨女鬼生愁，至今燕薊傳殷鑑，猶說當年翼國侯。

遇安主人評曰，瑞麟已擒，則捉拿家屬，理當向世婦宣議旨意，申明國法，再行洵養，竇玉虹俠義之流，必不橫暴，而賴陞驕慢無禮，直以寇匪待之，其

假公濟私，管復夙怨情形，活現紙上，則玉虹如何肯服，玉虹殺賊，實賴陸有以答之。

玉虹見用炮攻署，是不分良賤，聚而殲之也，王法原分首從，不罪無辜，顧陸所爲先自廢法，故玉虹怒用劍氣，亂殺一陣，亦以報其不分良賤之意，可惜獨令賴陸逃脫，豈非天數使然歟。

玉虹想殺了總督將軍，保丈夫據勢起事，這却是一片私心。修到仙者，其心必須至公無私始能成功，玉虹既存此心，焉得不禍及無辜。故仙師不得不至也，乃仙師諷明因果，便爾然改悔，尙屬夙因不昧。豈能這這海內，永脫奇禍，可讚之曰：閑閣完人。

雖是么風，隨家人逃走，也是見好色而起淫心，幫在妻女這因果，端麟重刑部先斬叛奴，以釋己恨，固屬人情，然何不思自己所做之事，猶非叛奴乎，也人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至責人則明，而自責則暗耶，可謂至死不悟，法

場臨刑，冤魂像現殊令人手骨悚然，此時觀見之者，盛傳其事，烏得不令浮薄子弟料驚心動魄，取爲色慾之殷鑑者哉。

